曲園叢書

14
484
17

1 4
484
17

德清俞樾

商子

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農不敝而有餘日則草必墾矣墾令

樾謹按此當作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邪官不及爲私利於民則農不敝草必墾矣傳寫有奪誤耳

信則臣不敢爲邪

樾謹按臣當作官因官誤作宦又誤作臣耳下文申說此文曰上信而官不敢爲邪可證臣字之誤

民無所於食則必農

樾謹按民字衍文也上云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於食此云無所於食則必農兩文相承若有民字必并有辟淫游食之五字於文方足今無此五字故知亦無民字也下文云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於食無所於食則必農文與此同可證矣施氏先秦諸子本正無民字當據以訂正

愛子惰民不窳

樾謹按此承上文而言亦當作愛子不惰食惰民不窳因有兩惰字寫者於上惰字下卽接寫民不窳遂并誤刪上不字耳

農不能喜酣奭

樾謹按詩采芑篇路車有奭毛傳曰奭赤貌字亦作赩瞻彼洛矣篇韎韐有奭白虎通爵篇引作韎韐有赩是也奭爲赤貌此以酣奭連文葢謂酒醉而面赤矣

則誅愚亂農

樾謹按誅通作朱莊子庚桑楚篇人謂我朱愚卽此文誅愚矣大元童次七修侏侏范望注曰侏侏無所知也義與愚近作誅作朱竝侏之叚字說文金部錭鈍也亦聲近而義通

官屬少徵不煩

樾謹按徵上當補則字方與通篇文法一律

姦民無主則爲姦不勉爲姦不勉則姦民無樸本姦民無樸則農民不敗

樾謹按勉當爲免言爲姦者不得免也樸之言樸屬也考工記鄭注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字通作僕

詩旣醉篇景命有僕毛傳曰僕附也姦民無樸謂姦民無所附屬也本字衍文因讀者誤以樸爲根株故衍本字耳鄭案本於姦民無樸下有樸根株也四字此乃舊解之誤入正文者本字之衍職此之由

皆作壹而得官爵農戰

樾謹按皆作壹而得官爵當作皆從壹孔而得官爵下云民見上利之從壹空出也則作壹上利之從壹孔出卽承此文而言下云則作壹乃始言其效然則此文不得云作壹明矣

要靡事商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具備國之危也民以

此爲教者其國必創
樾謹按具備國之危也六字乃衍文下云要靡事商
賈爲技藝皆以避農戰民以此爲教則粟焉得無少
而兵焉得無弱也兩文大略相同而無此六字故知
此亦不當有矣
技藝之足以距口也
樾謹按距字無義乃飭字之誤莊子人閒世篇釋文
引李云飭食也崔云字或作互或作飴然則飴卽飭
之俗字足以飴口卽足以飭口也
國作一歲者十歲强作一十歲者百歲强修一百歲者

千歲强
樾謹按作之一字於文未明第三句作修又不一律
且十歲强百歲强竝無一字而云作一十歲者修一
百歲者此兩一字亦殊嫌贅設矣反覆求之乃知此
文承上句是以聖人作壹摶之也而言本云國作壹
一歲者十歲强作壹十歲者百歲强作壹百歲者千
歲强乃極言作壹之效也讀者誤謂壹一同字而於
作壹一歲句刪去壹字於下兩句又誤以壹十歲壹
百歲連讀改壹爲一末句作字又誤爲修於是其義
全失矣本篇作壹字屢見此文四言作壹乃一篇之

大指也傳寫錯誤亟宜訂正

煩言飾辭而章無用

樾謹按章乃竟字之誤竟猶終也言終歸無用也

興兵而伐必取必能有之去強

樾謹按取下當屢取字蓋有取而不能有者矣故曰取必能有之也靳令篇作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當據補

國好力日以難攻好言日以易攻

樾謹按兩日字乃曰字之誤說民篇國好力曰以難攻國好言曰以易攻文與此同可據以訂正

治國能富者貧令貧者富則國多力

樾謹按此當作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今本傳寫誤倒則能富者貧句文義不足矣且據上文云貧者使以刑則富富者使以賞則貧是貧者句宜在富者之前也說民篇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與此正同可據訂

舉口數生者著死民者削

樾謹按民字衍文此蓋言舉戶口之數生者則著之死者則削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釋文引沈注曰舉謂紀錄之也此舉字義與彼同境

內篇云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
削則又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可與此文互訂
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至矣說民
樾謹按至當作止上文云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
則重者無從至矣蓋謂民且不敢犯輕罪自不敢犯
重罪故重者不至即去強篇所謂輕者不生重者不
來也此云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
者無從止矣蓋謂民既敢於犯輕罪亦必敢於犯重
罪故重者無從止也乃涉上文而亦誤作至字則與
商子之意大謬矣

國敵者必王
樾謹按國下當補無字去強篇作國無敵者強強必
王可證
故王者刑於九而賞出一
樾謹按此當作刑於九而賞於一去強篇曰王者刑
九賞一強國刑七賞三削國刑五賞五是刑九賞一
乃刑多賞少之意非如農戰篇所云利從壹孔出也
不當作出一明矣下云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
與此義本不相蒙今作賞出一蓋涉下文而誤
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

居什四 算地

樾謹按都邑蹊道下有闕文今據來民篇補云都邑蹊道居什一良田居什四

非生之常也而爲之者名也

樾謹按生性古通用此生字當讀爲性上文曰求名失性之常

故民生則計利死則慮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

樾謹按名下當疊名字盖曰名利之所出不可不審也故下云利出於地則民盡力名出於戰則民致死正承此文而言古書遇重文止作二小畫識之傳寫奪去耳

故其農勉而戰戢也

樾謹按此戢非戢止之義當讀爲捷詩鴛鴦篇戢其左翼釋文引韓詩曰戢捷也盖戢與捷聲近而義同下云戰戢則鄰危若以本字讀之義不可通矣

故天地設而民生當此之時也

樾謹按此乃下開寒篇之起語開寒篇曰天地設而民生之當此之時也民知其父而不知其母首二語誤入此篇於上下文皆不屬當刪

親則別 開塞

樾謹按當作親親則別傳寫奪一親字

親親者以私爲道也而中正者使私無行也

樾謹按中正當作立中因立與正形近而誤遂倒其文爲中正耳上文曰故賢者立中設無私而民曰仁此文承彼而言則當爲立中不當爲中正矣且立中者使私無行與上文立君者使賢無用兩文相對益知今本之非

故以愛王天下者并刑力征諸侯者退德

樾謹按并當讀爲屏謂屏除之也以愛則屏刑以力則退德兩文相對作并者假字

故效於古者先得而防治於今者前刑而法

樾謹按得當爲德德刑對文作得者古字通

二者名貿實易

樾謹按貿者佯之假字言其名相佯其實則相易也

漢高彪碑貿昔蘀檀亦是假貿爲佯集韻曰貿又音佯

此吾以殺刑之反於德而義合於暴也

樾謹按殺乃效字之誤此吾以效刑之反於德猶言此吾以明刑之反於德也荀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楊倞注曰效明也蓋

古語如此

事本不可不摶也 壹言

樾謹按事猶立也言立本不可不摶也禮記郊特牲篇信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是其義矣字亦作傳周官大宰職以任百官鄭注曰任猶傳也釋文曰傳側吏反猶立也賈疏曰東齊人物立地中爲傳故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

樾謹按國上有闕文據上文云夫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力能殺力下文云治國者貴民一則所闕者當是治字

下修令而不時移

樾謹按令乃今字之誤下修今與上法古爲對文下文曰故聖人之爲國也不法古不修今是其證

夫離朱見秋毫百步之外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烏獲舉千鈞之重而不能以多力易人

樾謹按易者延也詩皇矣篇鄭箋曰施猶易也延也是易與延同義也離朱之明目烏獲之多力聖人之體性皆不能延及於他人之身故曰不可易也

四戰之國好舉兵以距四鄰者國危 兵守

檄謹按舉衍字蓋卽興字之誤而衍者
客不盡夷城客無從入
檄謹按上客字衍文城字當在不字之上其文曰城
不盡夷客無從入與下文城盡夷客若有從入相對
爲義夷平也
給從從之不洽而墨之使客無得以助攻備
檄謹按上從字下有闕文下從字當在不洽之下洽
亦當爲給此文當云給從而□之不給從而墨之蓋
承發梁撤屋而言所發之梁所撤之屋其材尚可作
宅用若其力有餘則取之而歸若其力不足則從而

墨之無使爲敵用也給與不給以力之有餘不足言
或兼時之緩急地之遠近也給洽古通用爾雅釋天
大歲在未曰協洽章子逢盛碑作協給是也上作給
正字下作洽假字上下文用字不同者古書往往有
之至上句所闕字則不可以意補矣
行治曲斷以五里斷者王以十里斷者強宿治者削
檄謹按曲字無義疑由字之誤言行治由乎斷也宿
治者削上尚有日治者王夜治者強八字當據去強
說民二篇
襲宏姦勝則國必削

樾謹按宏字義不可通乃矜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徵矜受詘索隱曰矜倦也農矜姦勝謂農夫倦殆而姦邪者勝也凡從谷之字隸變作玄故文選子虛賦矜作矜矜字闕壞止存右旁玄字因誤爲宏矣去強篇農而姦勸其兵弱國必削至亡亦以農姦對文成義姦勸猶姦勝也其而字乃與之壞字與弱也

授官爵出則祿不以功是無當也

樾謹按此本云授官爵出祿不以功則是無當也傳寫者誤移則字於祿字之上遂不可通

國富而不戰偷生於內六蝨必弱

樾謹按此當作國富而不戰毒輸於內六蝨生必弱去強篇云國強而不戰毒輸於內禮樂蝨官生必削與此文略同可證也因奪毒字而輸又誤作偷遂移下句生字於上非其本文矣

六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必貧至削

樾謹按上言六蝨下言十二者而中所列凡九事於數皆不合疑禮樂詩書孝悌當爲六事本作曰禮曰樂曰詩曰書曰修善曰孝曰悌曰誠信曰貞廉曰仁

義曰非兵曰羞戰故總之爲十二也然則何以稱六
蝨曰六蝨二字乃衍文也六蝨之文見去强篇其文
曰農商官三者國之常官也三官者生蝨官者六曰
歲曰食曰玩曰好曰忘曰行此說六蝨最得益歲也
食也農之蝨也玩也好也商之蝨也忘也行也官之
蝨也去强篇又曰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
有孝有悌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使戰必削至亡
然則商子之意不以此爲六蝨明矣而去强篇又曰
國用詩書禮樂孝弟善修治者敵至必削國不至必
貧國不用八者治敵不敢至雖至必卻則又變十爲

八農戰篇曰詩書禮樂善修仁廉辯慧國有十者上
無使戰是其數雖亦爲十而所列十事又微有不同
疑傳寫或增或減非必皆其本文所言之數各就其
事言之耳實當從此文作十二者爲定且此言修善
而彼分善修爲二於義亦未安也今定爲十二事而
以六蝨二字爲衍文似得之矣
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重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
賞
樾謹按死賞皆當作死上聲之誤也去强篇曰重罰
輕賞則上愛民民死上重賞輕罰則上不愛民民不

死上可證此文之誤
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樾謹按不至乃不生之誤當據去強篇訂
罪重刑輕刑至事生
樾謹按此本作重重輕輕刑至事生亦當據去強篇
訂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力
樾謹按此皆蒙力生強而言乃又云德生力於義難
通據去強篇云刑生力力生強強生威威生惠惠生
於力與此文略同惠卽德也又據說民篇云刑生力

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於刑亦與此文略同刑
卽力也然則此文當作德生德生於力
故不多惠言而剋其賞修權
樾謹按不字衍文也多惠言而剋其賞乃口惠而實
不至之意故與數加嚴令而不致其刑相對爲文
行賞賤祿不稱其功則戰士不用
樾謹按賤當作賦形近而誤漢書哀帝紀皆以賦貧
民師古注曰賦給與也
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以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
其土也來民

樾謹按有過上不當有以字衍文也此葢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秦民不足以實其土二者相較則韓魏土之不足殆有甚焉故曰有過秦民之不足以實其土也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樾謹按信字必字絕句承上言韓魏之土不足生其民則其田宅之無有也信矣秦之民不足實其土則其田宅之有餘也必矣故曰晉之無有也信秦之有餘也必

今秦之以强强者

樾謹按上言三晉之所以弱者此當言今秦之所以强者奪所字衍强字

天下有不服之國則王以此春闈其農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陳其寶以大武搖其本以廣文安其嗣

樾謹按闈當作違寶當作葆皆同聲叚借字陳當作凍形近而誤也此數語見周書大武篇其文曰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冬凍其葆孔晁注曰凍謂發露其葆聚商君所說卽本周書大武之文故曰以大武搖其本也又曰以廣文安其嗣

今周書無廣文篇而文傳篇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然則所謂以廣文安其閒者豈即此篇乎

而王何為受爵而重復乎

樾謹按受乃愛字之誤愛爵而重復見上文

何能用之費此之半

樾謹按上之字衍文費此二字誤倒當云有能用此費之半

苟乘之國不敢蘇其兵中原賞刑

樾謹按荀子議兵篇蘇刃者死楊倞注曰蘇讀為傃傃向也謂相向格鬬者此蘇字讀與彼同

告湯封於贊茅

樾謹按隱十一年左傳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城欑茅杜注欑茅在修武縣北此言湯封贊茅即其地也漢書地里志河南郡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臣瓚曰湯居亳今濟陰縣是也其地與修武不遠皇甫謐帝王世紀乃有三亳之說而謂湯都在南亳穀熟穀熟故城在今商丘縣則去修武絕遠與湯封贊茅之說不可通矣商子先秦古書足可依據湯都

偃師卽可以此爲證
故曰贊茅岐周之粟以賞天下之人不人得一勝
樾謹按勝讀爲升古字通用三輔黃圖曰御宿園出
粟十五枚一勝大粱如五勝勝皆升之叚字
周官之人知而謂之上者自免於罪
樾謹按周當爲同謂當爲謁皆字之誤
晉國之士稽焉皆懼曰
樾謹按稽猶同也尚書堯典曰若稽古正義引鄭注
曰稽同也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
合與同義亦相近稽焉皆懼猶云同然皆懼也

聖人非能通知萬物之要也故其治國舉要以致萬物
樾謹按非能當作惟能知要故能舉要若作非
能不可通矣靳令篇曰聖君知物之要故其治民有
至要足證此文非字之誤
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名卑地削以至於亡者戰罷
者也
樾謹按何故下奪戰勝者也四字亡者下奪何故二
字當云名尊地廣以至王者何故戰勝者也名卑地
削以至於亡者何故戰罷者也如此則文義方備下
文云不勝而王不敗而亡者自古及今未嘗有也卽

承此而言

故興國而責之於兵

樾謹按興乃舉字之誤言舉一國之人皆責之於兵也

入其國觀其治兵用者強

樾謹按兵當作民下云奚以知民之見用者也民之見戰也如餓狼之見肉則民用矣正承此文而言故知當作民用

非其法亂也非法不用也

樾謹按下非字當作其

國治或重

樾謹按國下奪或重二字重下奪亂字當作國或重治或重亂下云是謂重治又云是謂重亂即承此而言下文云兵或重強或重弱正與此文一律可據訂正

四境之內丈夫女子皆有名於上者著死者削境內

樾謹按此奪生字當作生者著死者削說見去強篇

國封尉短兵千人

樾謹按封字衍文蓋即尉字之誤而衍者下文兩言國尉分地可證

吏自操及杖以上

樾謹按杖乃校字之誤上文曰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卽此所謂自操及校也彼文出字疑當作士古書士出字多互誤

故爵上造就爲簪裹就爲不更故爵爲大夫

樾謹按就爲簪裹下當補故爲簪裹四字故爵爲大夫當作故爵不更就爲大夫

故爵大夫就爲公大夫就爲公乘就爲五大夫

樾謹按就爲公大夫下當補故爵公大夫五字就爲公乘下當補故爵公乘四字

就爲大庶長故大庶長就爲左更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

樾謹按此當在上文故爵五大夫之下大庶長之大竝衍文也漢書百官公卿表爵一級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裹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是大庶長之爵尊於左更乃云故大庶長就爲左更不可通矣故知大字衍文也此庶長兼左右庶長而言謂故爵五大夫者就

爲左右庶長也左右庶長之上卽是左更故曰故庶長就爲左更於文正合其云故四更也就爲大良造此四字乃三字之誤古書三字每誤作四儀禮觀禮篇四享鄭注曰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字相似由此誤也周官內宰疏引鄭注曰純四貂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然則三更之爲四更亦猶三享之爲四享三貂之爲四貂矣三更者并左更中更右更而數之也由左更中更右更而上之卽爲少上造大上造故曰故三更也就爲大良造大良造卽大上造也不言少良造者或文不備或大少良造亦猶左右庶長分之則爲二合之則爲一耳此書所言與表皆合足徵秦制之所自來而傳寫譌奪且多竄益遂不可讀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

樾謹按小夫字各本皆同而施氏先秦諸子本作小失非也上云軍爵自一級已下至小夫則當時自有小夫名目孫氏星衍校本反從施作失誤矣

敎國富而貧治重強弱民

樾謹按此有闕文去強篇云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當據補

農商官三者國之常食官也

樾謹按食衍字

法明省任力言息治者國治言息兵強

樾謹按法明下奪治字法明治省任力言息四字爲句承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而言謂法明則治省任力則言息也治者國治當作治省國治省與者字形相似而誤耳此又承法明治省任力言息而言謂治省則國治言息則兵強也正與上文治衆國亂言多兵弱相對成義

民之所樂民強而強之兵重弱故民之所樂民強

民強而弱之民重強

樾謹按此承上文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而言當云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民弱而彊之兵重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強而弱之兵重強傳寫奪誤遂不可讀文中故字卽政字之形近而誤者爲辯志者不貴外內

樾謹按志當讀爲智湯問篇女志疆而氣弱張湛注曰志謂心智是志與智義亦得通

民之內事莫善於農

樾謹按善當作苦上云民之外事莫難於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此云民之內事莫苦於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蓋惟民以戰爲難以農爲苦故輕法輕治不可使之也善與苦形近而誤耳下云故農之用力最苦可證此文之誤

法制不明而求明之行令也不可得也君臣

樾謹按下明字當爲民古每段萌爲甿史記三王世家加以姦巧邊萌索隱曰萌一作甿漢書霍去病傳及厥衆萌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師古注竝曰萌與甿同然則此文明字或亦當作萌

深淵者知千仞之深禁使

樾謹按上深字當作探言探淵而知其深也今誤作深淵者則於文義未足矣

今夫騶虞以相監不可事合而利異者也若使馬焉能言則騶虞無所逃其惡矣利異也

樾謹按毛傳以騶虞爲義獸而周官鍾師疏曰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以此書證之則韓魯說亦古義也惟事合而利異當作事合而利同商君之意蓋以騶虞兩職事合利同不可使之相監恐其互相容隱也故必馬能言始無所逃惡下文云吏之與

吏利合而惡同也是其明證也馬焉之焉當爲衍文
卽馬字之誤而衍者或疑是說文焉爲鳥之本義然焉
之與馬既非一類合稱馬焉於古無徵殆不可用
此其執正使汚吏有資而成其姦險小人有資而施其
巧詐愼法
樾謹按執當爲埶乃古勢字也埶字絕句正使二字
屬下讀
夫以法相治以數相舉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損
樾謹按以數相舉下奪譽字因譽舉字形相似故傳
寫誤奪之耳下文云民見相譽無益又云見訾言無

損正承此而言故知當有譽字也

明書年月日時定分

樾謹按日知錄謂古無一日分爲十二時之說自漢以
下麻法漸密於是以一日分爲十二時不知始於何
人至今不廢然此書已言年月日時則六國時已有
此說矣意所謂時者尙是平旦鷄鳴之屬而非今之
所謂十二時歟管子立政篇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
之日畚宴之時亦言日兼言時

韓非子

德清俞樾

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有功無功相事也 初見秦

樾謹按事者治也高誘注呂氏春秋淮南內篇屢見詩卷耳篇毛傳曰采采事采之也正義引鄭志答張逸云事謂事事一一用意之事也此言有功無功相事正一一用意之義謂分別其有功無功不混淆也秦策作不攻耳無相攻事也與上下文義不屬蓋後人不達事字之義而

臆改其功與攻則古字通用

令荆人得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

樾謹按秦策無稷字讀廟字絕句是也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皆三字爲句後人誤以令字上屬成四字句遂于上句加稷字配之耳置宗廟令義不可通此言荆人置宗廟非言其置令也古宗廟亦未聞有令足知其非矣下文曰令魏氏反收亡國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廟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稷字亦衍文令下亦當有率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十字秦策闕此句後人據以刪韓子而令字誤屬上讀故得僅存耳夫率天下以與秦爲難故失霸王之道若惟是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則是魏之得猶未足以見秦之失也然則此句不可闕因一字之幸存而全句轉可據補也

趙危而荆狐疑

樾謹按秦策作趙危而荆孤盧氏文弨羣書拾補顧氏廣圻韓非子識誤竝謂當從之然存韓篇云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則狐疑字不誤盧顧說非下不能盡其民力

樾謹按下當從秦策作上惟以上言故曰其民若以下言則但曰不能盡其力足矣盧氏拾補反以策爲非失之上文曰號令不治賞罰不信此正上之所以不能盡民力民力之不盡其故在上不在下當言上不能不當言下不能也

大王垂拱以須之

樾謹按秦策作大王拱手以須吳師道補曰韓作須之然則韓非異於國策者但句末多之字其拱手字必與國策同若作垂拱以須之則吳師道何以不及乎此必後人所改當依國策訂正

不能剋之也又不能反運罷而去

樾謹按運乃軍字之誤上云大王又弁軍而至此云軍罷而去文義正相應蓋不能勝則宜退既不能剋又不能反故其軍至於罷病而後去也軍誤作運義不可通顧氏識誤斷運字爲句謂反當作及運讀曰揮失之迂曲矣

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

樾謹按皆字衍文蓋卽比字之誤而複者秦策作外者天下比志甚固無皆字

使人使荆重幣用事之臣明趙之所以欺秦者與魏質

以安其心從韓而伐趙趙雖與齊爲一不足患也二國事畢則轉可以移書定也 存韓

樾謹按轉字無義趙用賢本作韓是也此篇名存韓本因秦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爲是說勸之釋韓而伐趙趙齊事畢而韓可移書定正見韓之不必伐也乃乾道本道藏本皆作轉則字之誤久矣趙本固多臆改然亦當以文義求之未必趙本皆非古本皆是也盧氏拾補顧氏識誤竝以則韓爲非蓋以上文已云從韓而伐趙此不必更言定韓耳今按韓未聞其將伐趙秦何得從韓以伐趙且秦之伐趙亦何必從韓疑韓字是衍文蓋既使人使荆又與魏質則荆魏不與我爲難矣於是從而伐趙從而者繼事之詞明其事次弟當如此非從他國之謂也後人不達其義以爲既言從必有所從之國而妄補韓字以實之盧氏顧氏不知上韓字之衍而疑下韓字之非誤矣又下文云韓秦强弱在今年耳各本皆同顧氏謂韓當作轉尤誤

詔以韓客之所上書書言韓子之未可舉

樾謹按子字衍文也韓非因間貴臣之計舉兵將伐韓故上此書言韓之未可舉也誤衍子字義不可通

乾道本道藏本皆同惟趙用賢本無子字亦當從之

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恢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

樾謹按舊注讀虛處則恢然五字爲句訓恢爲妨謂喻秦虛心待韓韓終爲妨其說於文義未安顧氏謂虛處平居也則恢然若居濕地著而不去十一字爲句恢苦也以極走則發矣走衍字極困也視舊讀爲長然平居不得謂之虛處且走與處對文則走字非衍也今按此當以虛處則恢然若居濕地爲句虛乃衍字也葢即處字之誤而複者著而不去爲句以極走則發矣爲句極猶亟也古字通用荀子賦篇出入甚極又曰反覆甚極楊倞注竝曰極讀爲亟是其證也此言腹心之病附著不去平居猶可亟走則發矣亟走喻急也舊注曰卒然而走是正讀極爲亟也下文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報當讀爲赴疾之赴禮記少儀篇毋報往喪服小記篇報葬者報虞鄭注竝曰報讀爲赴疾之赴是也若有卒報之事與亟走之喻相應顧氏訓極爲困而刪走字未得其旨

田明辜射 難言

樾謹按舊注曰非罪爲辜射而殺之此曲說也辜射

卽辜磔磔從石聲與射聲相近故得通用辜磔本鑿
韵字荀子正論篇斬斷枯磔以枯爲辜此云辜射又
以射爲磔古書每無定字學者當以聲求之矣周禮
掌戮殺王之親者辜之注曰謂磔之田明辜射卽此
刑也字又作砑史記李斯傳十公主砑死於杜索隱
曰砑與磔同古今字異耳
是故大臣之祿雖大不得藉威城市 愛臣
樾謹按威字衍文也藉當讀爲籍詩韓奕篇實畝實
籍唐石經作實畝實藉是其例矣漢書武帝紀籍吏
民馬師古注曰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卽此籍字之

義管子輕重甲篇桓公欲藉於室屋欲藉於萬民欲
藉於六蓄欲藉於樹木與此正同言大臣之祿雖大
而城市之地不得藉而取之也下云黨與雖衆不得
臣士卒臣士卒與藉城市相對成文今涉上文是謂
威淫及國家偏成而誤衍威字則文不成義矣舊注
云市衆所聚恐其乘衆而生心也不解威字是舊本
猶未衍也
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知動者正主道
樾謹按下知字當作爲靜則爲動者正猶下文云不
智而爲智者正也涉上句而誤作知於義不可通

是以不言善應不約而善增言己應則執其契事己增則操其符

樾謹按道藏本趙用賢本不言下皆有而字當從之乾道本奪去則與下句不一律矣惟下句增字之義殊不可通兩增字疑皆會字之誤不言而善應語本老子不約而善會亦即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善會猶善結也會誤作曾因又誤爲增耳

此數物者險世之說也而先王之法所簡也有度

樾謹按險世之說本作險世所說讀爲悅舊注曰險世所說邀取一時之利先王所簡必令百代常行是其所據本未誤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

樾謹按勢當作磬國語楚語曰居寢有磬御之箴注曰磬近也磬在郎中與遠在千里外正相對成義磬與古字通也

法不信則君行危矣

樾謹按危讀爲詭呂氏春秋淫辭篇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詭不祥莫大焉與此意相近

蓋法不信則君之所行前後違反故曰詭也作危者古字通耳漢書天文志司詭星出正西史記天官書

詭作危淮南子說林篇尺寸雖齊必有詭文子上德篇詭作危竝其證也舊注曰法不信則後不可行故君危也此未達叚借之旨危當以君位言不當以君行言足知舊說之非矣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

樾謹按舊注訓導爲引此未達古語也導當爲道道者由也明主所道制其臣者猶言明主所由制其臣者古語每以道爲由本書孤憤篇曰法術之士奚道得進猶言奚由得進也呂氏春秋貴因篇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亦言由裔款以見景公而其字作導可證此文所導之卽所由矣

八姦篇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義與此同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樾謹按失刑德而使臣用之不當有非字非衍文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

樾謹按欲見當作見欲與上文見惡見好一例見惡見好卽自見其所欲矣下文曰竪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正承此而言主道篇曰君無見其所

欲可證此文見欲之義
上有所長事乃不方揚搉
樾謹按舊注曰所長謂任材用物皆得其宜故事不
一方而成此失其旨也上文曰使雞司夜令狸執鼠
皆用其能上乃無事然則上固不必有所長矣上有
所長是失其爲上之道事乃不方猶言無方也謂不
得其方也下文曰矜而好能下之所欺辯惠好生下
因其材上下易用國故不治皆承此而言
聽言之道溶若甚醉
樾謹按舊注曰溶閑漫之貌下文動之溶之注亦曰

凡所舉動溶然閑暇顧氏謂不見所出今按溶若甚
醉此溶字當爲容言其容有似乎醉也下文動之溶
之此溶字當爲搈說文手部搈動搈也動之溶之即
動之搈之也動搈亦作動容孟子盡心篇動容周旋
中禮者是也疑古本兩溶字皆止作容一爲容貌之
容一爲動容之容傳寫增水旁因失其義矣
若天若地是謂累解
樾謹按累解乃疊韻字古人常語也荀子富國篇則
和調累解與和調竝言可知其義楊倞注以爲
嬰累解釋非也儒效篇解果其冠楊注引說苑蟹螺

者宏禾爲證然則累解猶蟹螺矣古語雖不盡可通而累解二字平列則塙然無疑舊注曰君用意如天地則上因下考之累可解也其失與楊倞注荀子同欲爲其地必適其賜

樾謹按呂氏春秋重己篇故聖人必先適欲高注曰適猶節也管子禁藏篇故聖人之制事也能節宮室適車輿以實藏是適與節同義必適其賜者必節其賜也舊注謂欲治其國必令賜與適宜失之下操度量以割其下

樾謹按此當作上操度量以割其下舊注云故上必當操度量以割其下也是其所據本未誤掘其根本木乃不神塡其淘淵毋使水清

樾謹按顧氏以本字爲衍文是也下句淘字蓋亦衍文舊注云淵者水之停積水清鑒之者衆不釋淘字是舊本未衍也上云木數披黨與乃離此云掘其根木乃不神塡其淵毋使水清皆上句三字下句四字今衍本字淘字非其舊也至趙本作木枝數披則更失之矣

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也八姦

檮謹按道字衍文也所以成姦所以壅劫兩文相對
讀者見篇首云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誤以
道成姦三字連讀故妄增入之不知所道成姦卽所
由成姦也義與所以同此旣云所以卽不得復有道
字矣
荀息伐虢之還反虞三年興兵伐虞又克之 十過
檮謹按伐虢下脫克字下云又克之正承此而言呂
氏春秋權勳篇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是
其證
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

檮謹按其脩士三字衍文也上文云其脩士且以精
潔固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此云不能以貨賂事
人則總蒙脩士智士爲文言其皆不能也恃其精潔
當作恃其精潔治辯因衍其脩士三字則此文專屬
脩士遂刪去治辯二字耳舊注云智士不重說似闕
文也是其所據本已誤
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
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
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說難

樾謹按此兩文相對言其意雖甚卑下而有所不能
己則說者必爲之飾其美反若以其不行而少之如
此乃見不能己之不足爲病矣其意雖甚高尚而有
所不能及則說者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反若以
其不行而多之如此乃見不能及之不足爲恥矣不
能己者若犬馬聲色之好是也爲之飾其美若管子
以是數者爲不害霸是也不能及者若堯舜之道仁
義之說是也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若陳賈謂仁智
周公未能盡是也舊注所說皆未了且此與上文彼
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强之本不相蒙舊注必牽

合爲說宓其不可通矣
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
樾謹按上得字衍文也道所當作所道此所道親近
不疑猶曰此所由親近不疑古書每以道爲由說已
見前矣史記作此所以親近不疑所道即所以也讀
者不解道字而誤倒之又妄增入得字遂至不可通
矣
夫有術者之爲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困姦臣以尊主安國者也姦刻弒臣
樾謹按得字衍文此論有術者之爲人臣其道如此

非論得不得也葢涉下文度數之言得效於前而衍
從是觀之則聖人之治國也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
道而不特人之以愛爲我也
樾謹按不得不愛我當作不得不爲我涉下句而誤
耳下文曰特吾不可不爲者安矣不可不爲卽不得
不爲也又曰明主者使天下不得不爲己視天下不
得不爲己聽此使人不得不爲我之義也可據以訂
正
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
樾謹按以字衍文也可而卽可以也墨子尚賢篇曰

使天下之爲善者可而勸也爲暴者可而沮也又曰
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呂氏春秋功
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
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並其證也此文本云父之愛子
也猶可而害也淺人不達古語於而上又增人以字
則不可通矣
託於犀車良馬之上
樾謹按漢書馮奉世傳注引晉灼曰犀堅也然則犀
車良馬卽堅車良馬吳子應變篇曰車堅馬良是其
義也顧云犀字未詳偶失考耳

民信其相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
七徵
樾謹按民下脫不字民不信其相下不能其上兩文
相對民所不信下所不能而人主弗能廢故曰可亡
也
變徧而心急
樾謹按變當讀爲辨說文心部辨一曰急也是與徧
同義作變者聲近段借也易文言傳由辯之不早辯
也釋文曰辯荀作變孟子告子篇萬鍾則不辨禮義
而受之音義引丁音曰辨本作變皆其例矣

故桃左春秋曰備內
樾謹按左疑兀字之誤桃兀蓋即檮兀之異文楚之
檮兀亦有春秋之名楚語申叔時所謂教之春秋是
也故謂之檮兀春秋矣
少索資以事誣主 南而
樾謹按誣字無義疑誘字之誤下文云主誘而不察
因而多之即承此而言蓋先少索資而以事誘其主
主既爲其所誘乃因而多之也
賞罰無紀國雖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 飾邪
樾謹按此言賞罰無紀則國雖大而兵必弱所以然

者由地非其地民非其民也文義本甚分明顧氏讀
國雖大 逗 兵句 謂與上文國雖小富民雖寡強一律
則兵之一字殊不成義而窮者二字屬下讀於義亦
未安矣
今人臣多立其私智以法爲非者是邪以智過法立智
如是者禁
樾謹按邪字衍文是以智過法立智七字爲句言自
以其智過公法立私智也舊注曰以此思之則知凡
官之情皆欲過公法立私智也疑其所據本作是以
知過法立智故其解如此然不說邪字則猶未衍也

今衍邪字於義難通顧氏於前後文句讀一一訂正
而此句未了由不知邪字之衍耳明淩瀛初本作以
邪爲智與舊注不合非是
根者書之所謂柢也 解老
樾謹按根上當有直字上文云樹木有曼根有直根
此云直根者書之所謂柢也柢也者木之所以建生
也曼根者木之所持生也蓋承上文而分釋之韓子
之意以老子所謂深根固柢者根是曼根柢是直根
也今奪直字失其旨矣
人無毛羽不衣則不犯寒

樾謹按犯寒上當有足以二字言不衣則不足以犯寒也下文曰故聖人衣足以犯寒是其證

設炮烙鬲老

樾謹按段氏玉裁謂炮烙本作炮格史記索隱引鄒誕云烙一音閣楊倞注荀子議兵篇云烙音古責反觀鄒楊所音皆是格字無疑鄭康成注周禮牛人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格意紂所爲亦相似段氏此說洵足訂正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刳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楊注引列女傳曰炮格爲膏銅柱加之炭上令有罪者行焉輒墜火中紂與妲己大笑此則炮格爲淫刑以逞之事是一義也若此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別爲一義蓋爲銅格布火其下欲食者於肉圃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如此說方與肉圃糟丘酒池一類且因爲象箸而至此正見其由小至大箕子所以畏其卒而怖其始也若是炮格之刑則不特與肉圃諸事不類且與上文爲象箸事亦絕不相干矣呂氏春秋過理篇曰糟丘酒池肉圃爲格格即炮格不言炮格而直曰爲格即承肉圃之下是於肉圃中爲格也其爲炮肉之格明矣高注曰格以

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上人爛墮火而死夫糟丘
酒池肉圃皆是飲食之增何故卽於其地炮炙人乎
蓋古書說炮格者本有二義當各依本書說之學者
但知有前一義不知有後一義古事之失傳久矣
故冬耕之稼后稷不能羨也
樾謹按羨當作美字之誤也下文曰豐年大禾臧獲
不能惡也美與惡相對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爲於僕與行事說林上
樾謹按事字衍文也下文曰公佩僕璽而爲行事是
僕與行爲官名言佩僕之璽而爲行之事也讀者誤

以行事連讀遂於此文亦增事字矣
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任在腫膝而不任拙於腫膝說
林下
樾謹按此乾道本也文錯誤不可讀各本皆作子巧
於相踶馬而拙於任腫膝顧氏識誤從之然上文云
夫踶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是任膝者
馬也非相馬者也安得云巧於相踶馬拙於任腫膝
乎疑韓子原文本作子巧於相踶馬而拙於在腫膝
在者察也蓋徒知其爲踶馬而不能察知其腫膝之
不可任是巧於相踶馬拙於在腫膝也乾道本在腫

膝三字不誤但在上又有任字則因任與在形似又涉上下文諸任字而誤衍耳其下又有而不任拙於腫膝六字全無意義則卽上句之複文傳寫又錯誤當刪去無疑乃各本皆作而拙於任腫膝則徒知乾道本之誤而以意刪改之仍無當也

君曰我愛之信答曰臣亦愛臣之信

樾謹按上信字衍文也君曰我愛之者指鼎而言君固愛鼎不愛信也涉下句而衍信字則義不可通因攢而縫用人

樾謹按攢字無義當作贊荀子賦篇贊以爲父楊倞注曰贊形似箴而大是贊亦箴類故曰因贊而縫也說文金部鑽可以綴箸物者贊卽鑽之叚字亦或作攢周易豫九四朋盍簪京作攢是也古本韓子當亦作攢傳寫因誤爲攢矣

厚賞之使人爲賚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是以效之內儲說上七術

樾謹按是以效之當作以是效之效者明也是卽指婦人漁者而言謂厚賞之下可使人人爲賚諸以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鱣明之也下文云鱣似蛇蠶似蠋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然而婦人拾蠶漁者

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爲孟賁是其義也苟子正論篇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弒君由此效之也楊注曰效明也與此文句法正同今誤作是以效之舊注曰此得利忘難之效也失其解矣

臣請使王遇之遇

樾謹按上遇字當作與上文云王何不試與之遇乎故此云臣請使王與之遇乾道本作遇之遇傳寫誤耳道藏本改下遇字爲乃字屬下讀趙本并刪乃字均非其舊

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

謹按不至當作不生言犯輕罪者不得生則自無罪也商子去彊篇曰輕者不生重者不來是其證之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壅離其水也

樾謹按此言辜磔其人而棄尸於水水之中流爲積尸壅遏遂至分流是謂壅離其水極言辜磔者之多也舊注云又設防禁遮擁令人離其水也據下文云大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必得也又曰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窩金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爲也竝無設禁遮擁令人離水之義且設禁遮擁令人離水而猶竊金不止則是設禁之未善與下文不必得

及知必死之意不相應矣顧曰離讀爲籬此亦不得
其解而强爲之辭
哀公懼自將衆輒救火者
樾謹按輒當爲趣者字衍文上文云魯人燒積澤所
謂火田也哀公實親在其閒及火南倚將燒國故哀
公懼自將衆趣救火也趣誤作輒益以形似之故又
因下文三言救火者而亦衍者字於是其義愈晦并
輒字之誤莫之能正矣
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
樾謹按此本作令王知之走字衍文也舊注於上經

云佯逐所愛令君知而不疑令君知卽令王知也可
證舊本之無走字
昭侯以察左右之臣不割
樾謹按割字涉注文割爪不誠而衍顧氏已訂正矣
吾藏本作誠顧謂誠不可絕不否同字此說非也誠
不當作不誠注云割爪不誠則其所見本未倒也下
文云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注云僞報有白馬
者是不誠信正與此一律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
內儲說下六徵
樾謹按北齊書顏之推傳觀我生賦祇夜語之見忌

甯懷刷之足恃皆本此書疑古本韓子久語作夕語
古人朝見謂之朝夕見謂之夕
公叔相韓而有攻齊
樾謹按爾雅釋詁攻善也有謨爲又相韓而有攻齊
謂相韓而又善齊也下文云翟璜魏王之臣也而善
於韓其義相同藏本趙本改攻作功失之
犀首與張壽爲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
樾謹按入字衍文也上文云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
喜新與季辛惡與此條情事相同文法亦一律此云
陳需新不善犀首猶彼云司馬喜新與季辛惡也

能爲之諸侯乎
樾謹按爲字衍文也能之諸侯乎言能適諸侯乎左
傳作能行乎是其證也
被王衣
樾謹按王當作玉三國志魏文帝紀注云舜承堯禪
被珍裘玉衣猶云珍裘矣古人於美好之物皆曰玉
食言玉食衣言玉衣其義同也此與下文之握玉環
本同作玉後人不解而臆改耳
先問鄒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與姓名
樾謹按與當作舉周官師氏王舉則從注曰故書舉

爲與是其例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仲尼使舉是禮也
釋文引沈云舉謂記錄之也然則盡舉姓名爲悉記
錄其姓名矣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外儲說左上

樾謹按乾道本託誤作記當從道藏本訂正趙用賢
本託下有慕字則由誤讀下文而衍也下文曰晉國
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矣此於託字絶句仕謂
仕者託謂託者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晉託
於木門終身不仕然則古人自有仕與託之兩途凡
託於諸侯者君必有以養之觀孟子可見故曰辭仕

託蓋仕可辭託亦可辭也慕叔向者自爲句後人不
達託字之義誤以託慕連讀遂於此文亦增入慕字
耳又錘字無義疑古本止作垂莊子逍遥遊篇其翼
若垂天之雲崔誤曰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然則國之垂猶云國之一面與上文中牟之民弃田
圃而隨文學者邑之半文義一律國之垂猶邑之半
垂亦半也今加金作錘則不可通矣
請無以此爲稽也

樾謹按稽字無義疑當作指漢書河閒獻王德傳文
約指明注云指謂意之所趨若人以手指物也字亦

作旨孟子告子篇願問其旨是也齊桓伐蔡意在蔡姬故管仲請無以此爲指也稽從旨聲故得通借禮記王制篇有旨無簡不聽之異文然則稽旨通用古有徵矣道藏本改稽爲規非是

傷者之母立泣

樾謹按立字不當有蓋卽泣字之誤而衍者趙主父令工施鉤梯而緣播吾刻踈人迹其上樾謹按踈當作踈卽迹字也迹籀文作速此變作踈亦猶迹之變作跡矣古本韓子當作刻人踈其上寫者依今字作迹而踈字失不刪去遂誤倒在人字之上又誤其字作踈也

以馬爲不進盡釋車而走

樾謹按韓子古本當作以馬爲不盡句釋車而走不盡卽不進也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爲盡是進與盡古通用詩文王篇毛傳訓藎爲進師古注漢書高帝紀曰進字本作賮又作贐皆其例也寫者依本字作進而又失刪盡字遂并失其讀矣

曰信名信名則羣臣守職

樾謹按曰信名之下當有信義信事四字蓋文公曰
安信箕鄭告以信名信義信事下乃一一申之也今
奪之則文不備

跇危引之而逃之門下室中外儲說左
樾謹按舊注曰跇者行步危故曰跇危此曲說也危
乃跪之省文古謂跇足者爲跇跪內儲說下篇門者
跇跪請曰是其證也晏子春秋雜上篇刖跪擊其馬
而反之孫氏星衍曰跪足也此說得之

秦韓攻魏昭卯西說而秦韓罷
樾謹按昭卯疑當作明卯卽孟卯也顯學篇云魏任

孟卯之辨是也又作芒卯難三篇云孰與曩之孟嘗
芒卯是也明孟芒古音俱同孟卯之爲明卯猶孟津
之爲盟津芒卯之爲明卯猶民甿之爲民萌今作昭
者蓋與明形似義同因而致誤

吾父獨冬不失袴
樾謹按舊注曰刖足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
失也疑其所據本作終不失袴故曰雖終其冬夏無
所損失今涉注文有冬字而誤終作冬則不可通矣
刖者既不衣袴何有冬夏之別安得獨於冬言不失
歟當據注訂正

墾草仞邑

樾謹按仞當作刱謂刱造其邑也作仞者字之誤舊注曰仞入也所食之邑能入其租稅也訓仞爲入未詳其義新序載此事正作刱邑當據以訂正

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 外儲說右上

樾謹按餘字衍文散府財與發廩粟相對爲文不當有餘字涉下文倉無陳粟府無餘財而衍

謳乎其已乎苞乎其往歸田成子乎

樾謹按已字當作芑昭十二年左傳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乎與此歌文義相似史記田敬仲世家載此歌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字正作芑惟此本以謳苞爲韵芑子爲韵史記作歸乎田成子歸與謳則非韵矣當以此爲正

左右有欒子者

樾謹按欒子卽蘭子也欒與蘭音近說文門部闞妄入宮掖也讀若闌卽其例也列子說符篇宋有蘭子者釋文曰凡人物不知生出者謂之蘭也是蘭子之蘭卽闞之引申義故此書以欒爲之矣

愼而言也人且知女

樾謹按知當作和字之誤也此云愼而言也人且和

女愼而行也人且隨女和與隨相爲韵下文云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女有知也人且臧女女無知也人且行女匿與意臧與行亦相爲韵也若作人且知女則首句失其韵矣

左右引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

樾謹按引當作以曰當作曰皆字之誤也隸書以字或作臥因誤爲引矣蓋因客說宣王宣王說而大息故左右以王之說之曰先告客以爲德也

吾適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爲我用也故遂絶愛道也外儲說右

樾謹按道藏本作吾釋勢與民相收當從之上文云彼民所以爲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爲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爲我用者也是言君民之間本是以勢相制若釋勢而用愛則吾適有不愛民遂不爲我用矣故不如絶愛道爲得也文義本甚分明因釋適聲近又涉下句有適字故乾道本誤爲適勢顧氏謂適勢適愛相對非是

五苑之草著

樾謹按著字衍文也蓋涉下文今發五苑之蔬草者而於草下衍者字又因草字及下蔬菜字皆從艸遂

又誤者爲著耳舊注曰謂草木著地而生也殊爲曲說

造父方耨得有子父乘車過者

樾謹按得當作見因古得字作㝵故得與見二字往往相混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竝其證也趙本改得爲時非是顧氏疑得上有闕文亦失之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

樾謹按挑當讀爲翟下文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是也挑從兆聲與翟聲相近故翟通作挑尚書顧命篇王乃洮頮水鄭讀洮爲濯詩大東篇佻佻公子韓詩佻作嬥爾雅釋魚蜃小者珧衆家本珧作濯竝其例也舊注不知挑卽翟之叚字而訓爲雕飾之誤矣

矜僞不長慆虛不久 難一

樾謹按矜字無義乃務字之誤言務爲詐僞不可以長也管子小稱篇作務僞不久慆虛不長是其證是子言分謗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郤子之言非分謗也益謗也今脫

六字則文義不明下文云故曰劒子之言非分謗也
益謗也正與此應可以據補

且蹇叔處干而干亡 難二

樾謹按干卽虞也莊子刻意篇曰夫有干越之劒釋
文引司馬云干吳也荀子勸學篇曰干越夷貉之子
楊倞注曰干越猶言吳越淮南子原道篇曰干越生
葛絺高誘注亦曰干吳也是吳有干名而虞與吳古
同聲而通用桓十年左傳正義曰譜云虞姬姓也武
王克商封虞仲之庶孫以爲虞仲之後處中國爲西
吳後世謂之虞公然則虞之始封本爲西吳蓋以別

於荆蠻之吳因春秋經傳皆作虞而西吳之名廢矣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大陽吳山在西上有吳城周武
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爲虞公夫虞之故城謂之吳城
是虞卽吳也吳得稱干則虞亦得稱干蹇叔處干卽
處虞也顧云未詳故具論之

伊尹自以爲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
樾謹按兩以字皆衍文自由也言由爲宰以干湯由
爲虜以干穆公也難一曰故伊尹以中國爲亂道爲
宰干湯百里奚以秦爲亂道爲虜干穆公道亦由也
與此一律

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則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 難三

樾謹按故則因物以治物故則二字無義趙本刪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羼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

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屈賢者也 難勢

樾謹按缶乃詘字之誤詘字闕壞而爲出字又因誤爲缶也上文云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卽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用賢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

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

樾謹按兩已字皆當作人已之已卽以勢而言勢者人人得而用之不能使賢者用我而不肖者不用我也顧云已字當有誤未詳由不達古人語意耳

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

樾謹按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而已矣設誤作勢文不可通顧氏因疑有缺文非是

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之實 問田

樾謹按先王當作先生卽謂堂谿公也堂谿公諷韓子舍全遂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忠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之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晉伯陽秦顚頡衛僑如 說疑

樾謹按伯陽乃舜七友之一晉字衍文顧氏識誤已及之矣惟顚頡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爲不可曉且其人亦非如下文所云伏死窟穴者也據下文云若夫齊田桓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衛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荼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顚頡魯僑如[illegible]文又誤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

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

樾謹按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得言六六疑亦字之誤承上文舜偏堯禹偏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

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最其病也

樾謹按法字衍文傳當爲傳上所謂破國殺身者以國君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矣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矣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 詭使

樾謹按顧云池當作地是也惟城地地連文近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卽成字之誤而衍者

狐蠱爲順辭於前者

樾謹按蠱乃蠱字之誤春秋蟲牢春秋繁露竹林篇作蠱牢卽其例矣狐蠱二字連文見僖十五年左傳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偪賦

樾謹按狀匿卽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桌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壯檀弓作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

臧爲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壯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

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六反

樾謹按美乃筴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筴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筴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誤耳趙本改美爲分未得其字明君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

樾謹按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所刑盜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字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爲之尚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曰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鍇引左傳粲蔡叔今作蔡叔亦其例也蔡誤作葵傳寫者又以意改爲揆耳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曰不可先以愛養之非是

醫曰詭八經

樾謹按醫字無義趙本作繄亦非也醫當作翳翳者蔽也下文易功而賞見罪而罰而詭乃止矣易乃見字之誤說本顧氏識誤見功見罪是不翳也不翳而詭乃止可證翳曰詭之義

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

樾謹按疏置當作置疏疏與邇對今作疏置則不對矣下文曰倒言以嘗所疑論反以得陰姦論反當作反論反論與倒言相對並傳寫誤也

事大未必有實舉則圖而委效璽而請兵矣五蠱

樾謹按舉則二字誤倒道藏本作則舉當從之韓子原文本作事大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矣未字兵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曰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發之也故下文曰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此雖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初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指而趙用

賢本乃於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
曰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
救小必有救小之實起兵敵大是其實也與此文正
相對因涉下文救小未必能存句而衍未字遂於事
大必有實句亦增未字淺人不詳文義率意增益往
往如此

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
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
得勿就

樾謹按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遠

戰與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兩文相對不當衍
此三字也求得則私私乃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
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
安則利之所在當作安利之所在上云窮危之所在
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
相對

其患御者積於私門

樾謹按患讀爲串詩皇矣篇串夷載路毛傳串習也
釋文曰串本作患是其證也串御蓋謂近習進御者
趙本竟改作近御失其字矣

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 顯學

樾謹按兩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鈞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

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樾謹按者當作諸古字通用禮記郊特牲曰或諸遠人乎儀禮士虞禮注引作或者遠人乎是其證也廣雅釋言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諸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

少儀篇申之面拖諸幦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大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體者與諸並猶之也然則此文者字亦自可通并不必破爲諸矣顧氏以者字爲衍而以故字屬下讀則失其義

諸子平議卷二十一

呂氏春秋一

德清俞樾

乘鸞輅 孟春紀

樾謹按鸞本作鑾今作鸞者後人依月令改之也呂氏原文本作乘鑾輅高誘注文本作鸞鳥在衡和在軾鳴相應和後世不能復致鑄銅爲之飾以金謂之鑾輅也蓋高意鑄銅象鸞鳥形故其字從金從鸞省若正文作鸞則不必有鑄銅飾金之說矣明劉如寵本正作乘鑾輅是其所據本不誤惟因正文是鑾字

疑注文不當以鸞鳥爲說遂改注文鸞鳥在衡作鑾
在鑣則又失注意矣不可從也
還乃賞卿諸侯大夫於朝
樾謹按高注曰三公至尊坐而論道不嫌不賞故但
言卿諸侯大夫者也據此則卿上無公字畢氏沅曰
舊本卿上衍公字乃後人據月令增入而不知其與
注不合其說是也然呂氏原文實有公字其上文云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下文
云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又云反執爵
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竝以三公九卿對
言則此文亦必當有公字矣若謂三公至尊不嫌不
賞則執爵大寢三公至尊亦何嫌不預而必及之乎
然則呂氏原文當與月令同今奪公字者涉下文卿
諸侯大夫九推而誤高氏所據本已無公字正高氏
序所謂既有脫誤者也不加是正而曲爲之說疏矣
夫水之性清土者拑之故不得清 本生
樾謹按高注曰拑讀曰骨骨濁也此注必有錯誤下
文曰人之性壽物者拑之故不得壽注曰拑亂也拑
字既見於前不應又注於後疑此文物者拑之本作
物者滑之高注拑讀曰骨本作滑讀曰骨淮南原道

篇混混滑滑高注曰滑讀曰骨也卽其例矣骨濁也當作滑濁也滑滑與混混同故有濁義

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

樾謹按下句當作非以性養也涉上句而衍所字則義不可通注文有所字亦誤衍也

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

樾謹按無幸必亡乃到句也言其國必亡無可幸免也高注未得其義

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重已

樾謹按高注曰曙明日也然一明日失之文義未安

說文無曙字日部暭旦明也文選魏都賦注引作曙

蓋曙卽暭之俗體耳一曙失之者一旦失之也旦明謂之曙故旦卽謂之曙矣

夫弗知愼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

樾謹按此當作是死生存亡可不未始有別也可不可卽可否也死生存亡可不皆兩字相對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假字故又加可字耳序意篇曰若此則是非可不可無所遁矣亦當作是非可不其誤正與此同

壽長至常亦然

樾謹按常乃當字之誤壽長至三字連讀下文高注

曰推行仁義壽長自至
大庖不豆貴公
樾謹按高注曰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
自列籩籩邊豆也若然則不籩不籩不邊無不可言
何獨言不豆乎豆當讀爲剟雅釋詁曰剟裂也玉
篇曰小裂也大庖不剟言大庖但調和五味不親爲
宰割之事與上句大匠不斲一律古無剟字故段豆
爲之亦或段用脰字後漢書馬融傳脰完羝王氏念
孫讀脰爲剟是也
上丁命樂正入舞仲春紀

樾謹按孟春已有命樂正入學習舞之文故月令於
仲春止言命樂正習舞不言入學從省也此不云習
舞而云入舞文義不足疑呂氏原文本作入學習舞
傳寫奪學習二字耳下云中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又字承此而言是則入學二字固不可省也
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
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貴生
樾謹按高氏讀不欲利於生者則弗爲九字爲句而
釋之曰則不治此四官之欲此注非也不欲字當屬
上讀弗字疑衍文當曰在四官者不欲句利於生者

則爲句言四官者雖不欲而利於生則爲之與上文耳目鼻口雖欲之而害於生則止正相對成誼故其下曰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若如高注謂不治四官之欲則四官得以擅行大失呂氏本意矣當由誤衍弗字故失其讀並失其誼耳本生篇曰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義與此同害於性則舍之卽此所謂害於生則止也利於性則取之卽此所謂利於生則爲也廣雅釋詁曰取爲也然則取與爲字異而義同矣

顏闔守閭鹿布之衣而自飯牛

欘謹按鹿字乃麤字之誤莊子讓王篇作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釋文曰苴音麤本或作麤故使莊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 惰欲

欘謹按此下竟無一語則文義未足疑上文功雖成乎外至豈不悲哉五十三字當在此下傳寫者誤移置於前耳今訂正如左

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孫叔敖之遇荊莊王爲幸自有道論之則不然此荊國之幸荊莊王好周遊田獵馳騁弋射歡樂無遺盡傳其境內之勞與諸侯之憂於孫叔敖孫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爲故故使莊

王功迹著乎竹帛傳乎後世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
內耳不可以聽目不可以視口不可以食胷中大擾
妄言想見臨死之上顛倒驚懼不知所爲用心如此
豈不悲哉

中行寅染於黃藉秦高彊當染

樾謹按黃字衍文蓋卽寅字之誤而衍者墨子所染
篇無黃字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則所染不當

樾謹按下句故字涉上句而衍當云不知要則所染
不當墨子所染篇作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無故字

帝王亦然

樾謹按上文舜禹湯武皆帝王也帝王之事已見上
文何以又出此四字下文所言孔子墨子皆非帝王
與此不相應且既言帝王亦然而下卽繼之曰非獨
國有染也兩句亦不相屬義殊可疑據墨子所染篇
云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疑此帝字爲衍文王乃
士字之誤呂氏原文本云士亦然非獨國有染也蓋
卽用墨子之意而倒其文耳下文言孔子墨子事而
總之曰此二士者無爵位以顯人無賞祿以利人舉
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也士字正與此應因士

誤爲王後人遂臆加帝字耳

缶醯黃蚻聚之有酸功名

樾謹按此當作缶醯黃有酸蚻聚之有讀爲又言黃而又酸故蚻聚之也高注曰黃美也黃故能致酸酸故能致蚻可知有酸二字本在蚻聚之上矣當據以訂正

行不異亂雖信今民猶無走

樾謹按高注曰行不異亂雖欲信利民無有歸走也然正文本無利字且既行不異亂矣又何信利民之有高注非也信疑倍字之誤上云今之世至寒矣至熱矣而民無走者取則行鈞也此云行不異亂雖倍今民猶無走言雖寒熱加倍於今之世民猶無可走也倍信形似而誤知士篇視若是者倍反戰國策作若是者信反即其例

及其天年 先已

樾謹按及字無義呂氏原文當作終其天年終古文止作夂故誤爲及耳孫氏星衍云御覽作反則又及之誤字

督聽則姦塞不皇

樾謹按皇讀爲惶謂姦邪閉塞不至惶惑也蜀志呂

凱傳曰遑人惶惑是惶與惑同義字亦作遑後漢光
武紀曰遑惑不知所之遑與皇古通用故此又作皇
也高注曰姦軌塞斷於不皇皇暇也殊不成義

三王先教而後殺故事莫功焉

樾謹按高注曰成王事之功無過於三王此未得功
字之義國語齊語辨其功苦韋注曰功牢也管子小
匡篇辨其功苦尹注曰功謂堅美荀子王制篇辨功
苦楊注曰功謂器之精好者是古以堅美精好者爲
功本書誣徒篇曰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亦以功苦
對文此功字義與彼同事莫功焉猶曰事莫善焉正
與上下文德莫盛焉兵莫彊焉同義御覽引作功莫
大焉後人不知古義而妄改耳

事心乎自然之塗論人

樾謹按高注曰事治也於義未得禮記郊特牲篇信
事人也鄭注曰事猶立也釋名釋言語曰事傳也傳
立也青徐人言立曰傳然則事心乎自然之塗猶曰
立心乎自然之塗也

哀之以驗其人

樾謹按人當讀爲仁言哀之以驗其仁愛之心也高
氏不知人爲仁之叚字乃曰人人可哀不忍之也斯

曲說矣

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圜道

樞謹按刑蹇二字連文刑蹇與形倨同莊子山木篇曰君無形倨注曰形倨躓礙之謂然則不刑蹇者不躓礙也蓋引黃帝之言而釋之曰帝無常處者以言不躓礙也是圜道也應同篇引商箴而釋之曰以言愼大篇引周書而釋之曰以言愼禍福人或召之也愼大事也文法竝與此同高注非是

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肖與其子孫猶若立官

必使之方

樞謹按高注曰以賢者爲後謂禪位也堯傳舜舜傳禹故曰不肖與其子孫也方正不私邪之謂也如高氏意則謂堯舜傳賢而不傳子猶立官之不私邪耳大失呂氏之旨矣本篇名曰圜道其大旨以爲主執圜而臣處方故上文曰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此文立官必使之方卽承上文而言猶若者猶然也誣徒篇曰雖不肖者猶若勸之蕩兵篇曰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凡言猶若竝與猶然同義此言堯舜不以天下傳之子孫而其立官也猶然必使之方下文

曰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夭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此正見其與堯舜相反堯舜不爲子孫計而立官反不使方故爲所欲遠而所知近也又按高氏訓方爲正亦未合方與圜對下文曰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所謂方也正字之義未足以盡之

其性禮其事視孟夏紀

樾謹按畢氏沅曰月令無此二句此書前後亦無此例當爲衍文然既前後皆無此文何由而衍蓋五行分配五常五事自古有此說竊疑呂氏原文每紀皆有之後人據月令刪去而孟夏紀尚存此二語則刪之未盡者耳正可藉以考見呂氏之舊未可反以爲衍也

不疾學而能爲魁士名人者未之嘗有也勸學

樾謹按高注曰魁大之士名德之人其說名字之義未得名亦大也禮記禮器篇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曰名猶大也國語魯語取名魚韋注曰名魚大魚也然則名人猶大人也正與魁士一律安死篇曰又視名巨大墓葬之厚者此言魁士名人猶彼言名巨大

蓋矣高氏注戰國策秦策賂之一名都曰名大也然則名之爲大高氏固有此訓矣乃此注以爲名德之人殊失其誼

愎過自用不可證移 誣徒

樾謹按高注訓證爲諫則其字當作証說文言部証諫也戰國策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高注曰証諫也是其例矣畢氏校本於知士篇已改作証而此文猶未訂正偶未照耳

見權親勢及有富厚者

樾謹按親字衍文也高注曰見權勢及富厚者可知

正文本無親字當據以訂正

人之情惡異於己者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

樾謹按兩句傳寫互易此師徒相與造怨尤也與上文此師徒相與異心也文義相屬人之情惡異於己者與下文人之情不能親其所怨不能譽其所惡文義相屬當乙正

故不能學者遇師則不中

樾謹按中讀爲忠古字中忠通用漢張遷碑中謇於朝魏橫海將軍呂君碑君以中勇竝段中爲忠是其證也遇師則不中言其事師不以忠誠也高注以不

中爲不正非是

嗜欲不辟樂乃可務大樂

樾謹按辟讀爲僻謂不邪僻也高訓爲開非是

大樂君臣父子長少之所歡欣而說也

樾謹按大疑夫字之誤

先聖擇兩法一

樾謹按高注曰擇棄也法用也則擇乃釋字之誤長

見篇視釋天下若釋躧注亦訓釋爲棄是其證

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爲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

危身愈危累

樾謹按國人愈危句衍人字身愈危累句衍危字民

愈怨國愈危身愈累皆三字句下文曰故樂愈侈而

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亦皆三字句是其例也今誤

衍人字危字則不特句法參差且國人卽民也既言

民又言國人於義復矣

失樂之情其樂不樂

樾謹按高注曰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此注未得古義

古無一字兩讀之說禮樂之樂哀樂之樂其讀同耳

其樂不樂者言其所爲音樂不足喜樂也上文曰以

此爲樂則不樂又曰凡古聖王之所爲貴樂者爲其

樂也上樂字竝禮樂字下樂字竝哀樂字高氏以非正樂釋不樂非其旨矣

制乎嗜欲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

樾謹按下制乎二字衍文也嗜欲無窮四字爲句涉上句而衍制乎二字則文不成義

勝理以治身則生全以生全則壽長矣適音

樾謹按下以字衍文勝理以治身則生全生全則壽長矣若作以生全則文不成義下文勝理以治國則法立法立則天下服矣法立上無以字是其證

太小則志嫌以嫌聽小則耳不充

樾謹按高注曰嫌聽譬自嫌之嫌此注必有誤高注原文當作嫌讀如自謙之謙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爲慊慊高意此嫌字與自謙之謙同亦當讀爲慊故云然也孟子公孫丑篇吾何慊乎哉趙注曰慊少也大學篇正義曰慊不滿之貌太小則志慊於義正合

以危聽清則耳谿極

樾謹按高注曰谿虛極病也殊不成義谿疑卻字之誤其左旁谷字與郤字左旁谷字相似因而致誤也文選上林賦曰與其窮極倦卻郭注曰窮極倦卻疲

憊者也是䚡極義同竝有病義

乃之阮隃之陰 古樂

樾謹按阮隃本作阮陯阮讀若昆說文繫傳𨸏部阮代郡五阮關也從𨸏元聲讀若昆是其證也阮字讀與昆同故卽可借爲昆陯者侖之借字阮陯卽昆侖也因陯誤作隃而讀者又不知阮與昆古音相近故莫得其旨

有倕作爲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鍾

樾謹按吹字衍文也下文云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卽承此文而言此言鼙鼓不言鼓鼙鼓言鐘磬不言擊鐘磬則苓上不得有吹字明矣蓋卽涉下文而衍

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

樾謹按高氏解三淫爲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先識覽殺三不辜注同然竊謂殺三不辜或如高氏之說若此云三淫恐注義尚有未安且如注義則三淫卽殺三不辜使易其文曰諸侯去殷殺三不辜而翼文王其可通乎三淫之文殆必有誤呂氏原文疑當作諸侯去殷王受而翼文王王與三形似易誤受誤作垩因又誤爲淫耳

土潤溽暑季夏紀

樾謹按暑字衍文也高注曰夏至後三十日大暑節火王也潤溽而溽暑重又有時雨然則潤溽下無暑字明矣後人因注有大暑字遂於正文羼入暑字并禮記月令而亦誤矣月令鄭注曰潤溽謂塗溼也是古本禮記無暑字

以腎陽氣

樾謹按詩檜木篇褊履將之箋云將扶助也以將陽氣者以扶助陽氣也說文手部肼扶也將與肼通無罟獄訟以亟以故

樾謹按高注曰亟疾故事然以疾以事義不可通下以字乃爲字之誤無罟獄訟以亟爲故猶上文曰無敢懈怠以多爲務也兩文正一律

侯人兮猗音初

樾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是也猗卽兮字不當竝用

涉漢梁敗

樾謹按左傳正義云舊說皆言漢濱之人以膠膠船故得水而壞此言梁敗者天子造舟爲梁舟敗卽梁敗也畢校疑其互異非是

四面不出周郊制樂

樾謹按上文曰東西南北不出國郊則此周郊亦國郊之誤韓詩外傳正作四面不出國郊

舍行七星星一徙當七年

樾謹按下星字衍文也舍行七星故一徙當七年其中閒不應有星字

寒暑則不當明理

樾謹按寒暑上當有其字方與上三句一律

人民淫燥不固

樾謹按下文云禽獸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穀

萎敗不成則此句是言男女不能生育季夏紀禾稼不育乃多女災是也高注曰不固不執正道失之

有若山之楫

樾謹按高注曰楫林木也然楫之爲林木古訓無徵楫疑欇字之誤說文木部欇木葉搖白也徐鍇曰謂木遇風而翻見葉背背多白故曰搖白也氣之形狀若風之翻動木葉故曰有若山之欇上文云有若水之波亦以水之播動者爲喻義正一律

有鬼投其陴

樾謹按高注曰陴腳也音楊子愛斟一毛之斟然陴

不訓腳亦不音骭音訓均有可疑以下文有嫫集其國例之則陴字仍當從城上女牆俾倪也投其陴集其國文正一律高讀陴城上女牆之本義說文自部

殆非

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振亂

檛謹按高注曰攻伐欲陷人救守欲完人其實一也然其實一也謂之一實義似未安一實當作一貫知化篇曰雖知之與勿知一貫也過理篇曰亡國之主一貫是呂氏書多用一貫字此文實字當亦貫字之誤耳

自今單脣乾肺禁寒

檛謹按自今乃自令之誤畢校已及之矣單字高注訓盡然脣無可盡之理殆非也單當讀爲燀省不從火耳後漢泗水王歙傳注燀灼也然則燀脣者灼脣也與乾字同義順民篇焦脣乾肺此言燀猶彼言焦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取救守不義莫大焉

檛謹按疾取救守不義下奪攻伐二字當云今不別其義與不義而疾攻伐取救守不義莫大焉下文屢以攻伐救守對言此可爲證疾攻伐者言深惡此攻伐之事也安死篇曰今多不先定其是非

而先疾鬬爭此惑之大者也疾攻伐與疾鬬爭同誼
呂氏之意主乎攻伐而不取救守故以疾攻伐取救
守爲不義振亂篇曰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
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
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文義與此相似此云
疾攻伐取救守猶彼云非攻伐而取救守也下文云
故大亂天下者在於不論其義而疾取救守誤與此
同高注訓疾爲爭其義迂曲矣

故取攻伐者不可非

樾謹按取者二字衍文也此文本云故攻伐不可非
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言攻伐與救
守皆有是有非也第一句衍取字則與下三句
不一律而義亦不可通矣

救守不可取

樾謹按高注曰於義當守當救不可取而有之也此
注蓋有奪誤當云於義不當守不當救不可取而有
之也上文攻伐不可取注曰於義不可攻不可伐故
不可取是其例矣惟高氏解取字爲取而有之殊失
其恉不可取與不可非對文乃孔子奚取焉之取非
謂取而有之也畢氏沅校本不解前後文誼又不知

高注之奪誤反疑此五字爲衍文故具論之

若令桀紂知必國亡身死殄無後類吾未知其厲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吳王夫差智伯瑤知必國爲丘墟身爲刑戮吾未知其爲不善無道侵奪之至於此也晉厲知必死於匠麗氏陳靈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溫吾未知其爲不善之至於此也

樾謹按此文凡言吾未知者三惟末句不誤弟一句弟二句皆有衍字蓋此文皆承上文而言上文曰使夏桀殷紂無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吳夫差智伯瑤侵奪至於此者幸也使晉厲陳靈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據此則弟一句當云吾未知其爲無道之至於此也弟二句當云吾未知其爲侵奪之至於此也今弟一句衍厲字弟二句衍不善無道四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 論威

樾謹按古乃謂字之誤涉下文故古之至兵句而誤也謂之至兵四字爲句乃結上之詞當連上文讀之曰凡軍欲其衆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令能無敵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無敵矣謂之至兵高氏本於此下出注曰至兵至德君之兵也

令無不化故謂之至兵也令誤移注文於民之重令
也下乃改注文至兵爲至重而文義俱乖矣民之重
令也本與下文重乎天下貴乎天子一氣相屬令誤
斷之則文不成義非高氏之舊當訂正
晉文公造五兩之士五乘 簡選
樾謹按高注曰兩技也以技訓兩未知所出疑呂氏
原文作五能之士古能字或叚而爲之不屈篇曰施
而治農夫者也注曰而能也是本書叚而爲能之證
而兩形似因誤爲兩矣
能審因而加勝則不可窮矣 決勝
樾謹按此本作能審因而加則勝不可窮矣下云勝
不可窮之謂神卽承此言今則勝二字傳寫誤倒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
欵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
肝病則止不得則死愛士 ·
樾謹按高注曰陽城姓胥渠名處猶病也廣門邑名
也官小臣也此注殊誤當以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
爲句官館古同字周易隨初九官有渝蜀才本官作
館是其證也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者言陽城胥渠
居於廣門之館也夜欵門而謁者卽陽城胥渠其曰

主君之臣胥渠有疾乃胥渠自通於謁者之詞非他人代爲之請也故董安于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卽刑也若他人代請則不得以此爲胥渠罪矣高氏不知官爲古館字而讀處字絕句訓處爲病古無此義又以欵門者爲廣門之小臣益非當時事實

天子乃厲服厲飭 季秋紀

樾謹按厲飭本作廣飭高注曰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猛厲下脫之服廣三字本作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射禽也淮南子時則篇天子乃厲服廣飾高注曰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是其明證也廣字涉上文而誤作厲而注文又有脫字遂不可復正矣

於是翦其髮鄜其手 順民

樾謹按鄜末詳何字畢校云李善注文選應休璉與廣川長書引此亦作鄜音鄜似當從磿得聲善又注劉孝標辨命論引此作磿恐是磿字之誤今按畢說是也呂氏原文本作磿後人音磿爲鄜遂幷正文磿字亦誤加阝旁而磿又誤作磨於是其字益非矣磿者櫪之叚字說文木部櫪櫪㮚椑指也韵會引繫傳曰謂以木柙十指而縛之也亦通作歷莊子天地篇

罪人交臂歷指是也此云磨其手於義正合至精通
篇刃若新磨研高注曰磨砥也其字宜是磨字之誤
與此文全別手豈可言砥乎畢氏混而一之非是

上貢必適

樾謹按此本作貢士必適禮記射義疏引書傳曰古
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
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
過再不適謂之敖三不適謂之誣然則貢士必適謂
文王貢士於紂無不適也士誤作上又誤作上貢而
義不可通矣

顏色愁悴不贍者

樾謹按愁悴即憔悴也說文禾部秋从禾龜省聲籀
文作穐不省火部龜讀若焦是秋與焦聲相近漢書
律厤志曰秋龝也古誼即存乎聲秋之訓龝亦秋與
焦聲近之證也然則憔悴之爲愁悴正古人同聲假
借之例

願一與吳徼天下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
履肝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此孤之大
願也

樾謹按徼天下之衷句衍下字畢校已及矣今吳越

之國當作令吳越之國蓋言願令如此也作今者誤
客冐爲寡人少來靜郭君乎 知士
樾謹按少字衍文涉上文寡人少殊不知此而誤戰
國策無少字
故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審已
樾謹按高注曰不欲夭物故釋之此未得呂氏之旨
下文曰子列子常射中矣請之於關尹子關尹子曰
知子之所以中乎荅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子路
之釋雉卽關尹子之意蓋揜襲而取之是未知所以
取之也猶射中而未知所以中也雖足以得物而於

已未審此子路之所以復釋之而呂氏引以證審已
之義者也高注失之
君之賂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
樾謹按此當作君之賂以岑鼎也欲以免國也欲字
誤移在上句則文不成義畢曰猶言賂以其所欲之
岑鼎曲說也
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伐者
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
樾謹按侈衣美食四字當在所被伐者下言攻者將
發而所被伐者雖侈衣美食而不樂也

夫葬所愛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節喪

樾謹按生者之所甚欲謂利也珠玉國寶之類豈非生者之所甚欲乎而以之徇葬其必不能安也明矣下文曰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塗肝以求之卽承此而言高注曰甚欲欲厚葬也則與下意不屬矣

皆鄉里之所釜譟者而逐之安死

樾謹按此句與上下文不屬疑鄉里以下十字乃後文墳墓過奪下之錯簡當云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憚耕稼採薪之勞不肖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樂智巧窮屈無以爲之於是乎聚羣多之徒以深山廣澤林藪撲擊過奪鄉里之所釜譟者而逐之又視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徵招之如此則文義始順戰國策秦策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過奪釜高於涂此云撲擊過奪鄉里之所釜譟者而逐之卽其事矣若在上文則義殊不可曉此言不知鄰類也

樾謹按鄰字衍文也此言不知類也與孟子告子篇此之謂不知類文義正同鄰類形似因譌致衍耳聽

言篇曰乃不知類矣達鬱篇曰不知類耳竝無鄰字

足徵此文之衍

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所非也

樾謹按兩方字竝乃字之誤言所非乃其所是所是乃其所非也故曰是非未定高氏不知方字之誤而訓爲比迂矣

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異寶

樾謹按舉字衍文也此當云其主俗主也不足與今衍舉字者古與舉二字通用周官師氏職曰王舉則從故書舉爲與史記呂后紀蒼天舉直徐廣曰舉一作與是其證也疑此文與字本或作舉傳寫誤合之因爲不足與舉矣高注訓舉爲謀非是

五員過於吳

樾謹按此當作五員適於吳涉上文過於荆而誤耳上文云因如吳過於荆蓋紀其所經歷故得言過若吳則其所如也不得言過矣高注曰過猶至也當作適猶至也莊子天地篇釋文引司馬注曰適至也高氏訓適爲至正與此同足徵過字之誤

天地至大矣至衆矣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爲矣而無以爲之

樾謹按而無以爲四字爲句將奚不有爲也而無以爲言人皆有爲而彼獨無爲也爲矣而無以爲之言雖有爲而仍無爲也高氏讀而無以爲爲矣六字爲句則上下文皆不成義

搏杖而揖之 異用

樾謹按搏杖卽扶杖也專聲夫聲相近故義得通釋名釋言語曰扶傅也傅近之也是其例矣

無發蓋藏無起大衆以固而閉發蓋藏起大衆地氣且泄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泄仲冬紀

樾謹按以固而閉本作以固天閉地地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

陽氣且泄音律篇曰黃鐘之月土事無作愼無發蓋以固天閉地陽氣且泄是其證也月令作以固而閉地氣且泄乃奪陽字又誤天字爲而字耳後人據月令以改此文幸音律篇未改尚可訂正說詳羣經平議

兼用六物

樾謹按上文秫稻必齊麴蘗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正是六物故月令正義曰六物者秫稻一麴蘗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其義明白自可無疑而高氏此注曰六物秫稻麴

蘗水火也則與上文不合疑高注本曰六物秫稻麴蘗湛饘水泉陶器火齊也傳寫有奪文耳

人時灌之則惡之而曰伐其根 至忠

樾謹按曰當作自字之誤也此句自字與上句人字正相對下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卽承此言之足徵曰伐之當作自伐矣

王大怒不說

樾謹按大怒不說於文似複而非複也說之言解也詩氓篇猶可說也鄭箋曰說解也禮記檀弓篇天下其孰能說之鄭注曰說猶解也然則大怒不說猶大怒不解耳

殺身出生以徇之 忠廉

樾謹按高注曰出猶去去生必死也然出生二字義甚迂曲疑當作出身殺生以徇之誠廉篇曰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亦以出身二字連文可證

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 當務

樾謹按此當作有妻之子不可而置妾之子乃後人不解古義而妄改之也不可而者不可以也本書每有此例功名篇曰故當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務有賢主不可而不此事不屈篇曰惠子曰若

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用民篇曰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凡言不可而者竝與不可以同莧諳數犯我以義違我以禮長見

樾謹按犯我以義違我以禮卽範我以義圍我以禮範圍作犯違皆段借字周易繫辭傳範圍天地之化釋文曰範馬張王肅本作犯圍本作違是其證矣

遭乎亂世不爲苟在誠厥

樾謹按在字無義疑仕字之誤

與其竝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

樾謹按竝字無義疑立字之誤

公孫宏敬諾不侵

樾謹按敬諾上本有曰字傳寫奪之耳戰國策正作公孫宏曰敬諾

艮人請問十二紀序意

樾謹按高注曰艮人君子也此訓未得國語齊語曰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韋注曰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呂氏所稱良人或亦此乎

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圍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

樾謹按大圍四語皆黃帝之言爰卽曰字也尚書洪

範篇土爰稼穡史記宋世家作土曰稼穡古爰曰通用爰有郎曰有耳三者皆私設精則智無由公

樾謹按精之言甚也呂氏之意蓋謂目耳心三者皆爲私設至其甚則智無由公矣至忠篇曰夫惡聞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注曰精猶甚勿躬篇曰夫自爲人官自蔽之精者也注曰精甚然則謂甚爲精本書之恆言畢氏疑精爲情失之矣

呂氏春秋二

秦之陽華有始覽

德清俞樾

樾謹按高注曰陽華在鳳翔或曰在華陰西當以華陰之說爲是陽華與華陰其實一地皆從華山得名主乎山而言之則爲華山之陰故縣名華陰主乎地而言之則華山當其陽故藪名陽華漢書地理志大原郡陽曲應劭曰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陽華之名猶陽曲也周禮之楊紆爾雅之楊陵竝陽華

之段音至周禮以楊紆爲冀州藪亦猶以潁湛爲荆州浸波溠爲豫州浸同屬傳寫之訛郭璞注爾雅謂在扶風汧縣西則混於雍州之弦蒲高誘注淮南子謂在馮翊池陽則混於雍州之焦護竝非也說詳羣經平議

南方曰巨風

樾謹按李善注文選木元虛海賦王子淵洞簫賦潘安仁河陽縣作詩引此竝作凱風今作巨者疑豈之壞字也禮記孔子閒居篇表記篇釋文竝曰凱本作豈是豈豈凱古通用豈風卽凱風也豈字闕壞止存下半因譌爲巨耳

代火者必將水矣且先見水氣勝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應同

樾謹按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此十二字當爲衍文乃淺人不察文理以上文之例增入而不知其不可通也當呂氏箸此書時秦猶未幷天下所謂尚黑者果何代乎呂氏之意以爲周以火德王至今七百有餘歲則火氣之衰久矣其中間天已見水氣之勝矣但無人起而當之耳故曰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言後之有天下者又當以土德王也今增

八故其色尙黑其事則水二語則與水氣至而不知
文不相屬矣厥後秦始皇有天下推五德之運以爲
水德之始此由其時不韋已死故也若不韋猶在朝
用事則必以爲水數已備秦得土德矣

其室培濕 聽言

樾謹按淮南子齊俗篇鑿培而遁之高注曰培屋後
牆也此培字當從彼訓其室培者其室之牆也濕讀
爲墐廣雅釋詁墐下也其室培濕謂其室牆卑下也
與下文其城郭庳正同一律若依本字讀之則不可
通矣

列近則持諫將衆則罷怯務本

樾謹按持諫二字義不可通疑持祿之誤持祿言保
其祿也管子明法篇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爲事晏
子春秋問篇仕者持祿游者養交荀子臣道篇偷合
苟容以持祿養交皆古書言持祿之證

武王欲及湯而不成既足以王道文義未足呂氏原文當作既足
樾謹按既足以王道矣論大
以王通達矣務大篇曰湯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
王通達矣是其證也荀子儒效篇通達之屬莫不從
服楊倞注曰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之處

也荀子書屢言通達之屬蓋古有此語呂氏亦循用之耳通與道字形相似史記天官書氣來卑而循車通漢書天文志作車道是其形似易譌之證此文通譌作道又奪達字以致文不成義當據務大篇文訂正

地大則有常祥不庭岐母羣抵天翟不周

㮚謹按高氏於天翟下注曰皆獸名也不周二字屬下句讀注曰不周山在翟然下文云山大則有虎豹熊蠑蛆水大則有蛟龍鼉鱣鮪山大水大文正相對不得有不周二字也且山亦多矣何獨舉不周山

乎不周二字當屬上自常祥以至不周皆山水名也雖不盡可考然即不周之爲山名已可例其餘矣若從高注以常祥之屬皆爲獸名則與下文言山複矣山者獸之窟穴故舉獸類以明其大若地之所有固不獨獸矣言地大而專舉獸類非理也高氏失其義因失其讀殆不可從

人主有奮而好獨者亦不知味

㮚謹按奮猶矜也奮而好獨者矜而好獨也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注曰奮振矜也故古書每以奮矜連文荀子正名篇曰有兼聽之明而

無奮矜之容墨子所染篇曰其友皆好矜奮淮南說林篇曰呂望使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

湯曰可對而爲乎

樾謹按對字衍文也可而爲乎猶曰可以爲乎本書多有此例去私篇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爲之可而卽可以也此因涉下文對曰而誤衍對字耳

甘而不噥

樾謹按噥者味之厚也言甘而不失之過厚也古或段膿爲之文選七發甘脆肥膿注曰膿厚之味也是矣說文無噥字膿亦盥之俗體其訓爲腫血非肥厚

之義然衣部襛衣厚貌酉部釀厚酒也衣厚謂之襛酒厚謂之釀然則味厚謂之噥正合六書之例未可因說文所無而轉疑見于呂氏書者爲譌字也畢氏沅疑爲噥字之誤非是

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樾謹按此論果之美而忽及馬之美殊爲不倫疑此當蒙上文所以致之爲句馬之美三字乃衍文也當云所以致之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蓋果之美者皆不可以致遠時日稍久則味變矣故必有青龍之匹遺風之乘然後可以致之也後人不得其義疑此三

句言馬與上文言果者不屬因加馬之美三字使自
爲一類而不悟與本篇之旨全不相涉且上句所以
致之四字亦無著矣
道者止彼在已
樾謹按止彼在已誼不可通止疑亡字之誤亡彼在
已言不在彼而在已也古書每以亡與在相對荀子
正論篇曰然則鬬與不鬬亡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
於惡之與不惡也正名篇曰故治亂在於心之所可
亡於情之所欲堯問篇曰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
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淮南原道篇

曰聖亡乎治人而在於得道樂亡於富貴而在於得
和並其例也莊子田子方篇曰其在彼邪亡乎我在
我邪亡乎彼與此文亡彼在已文法正同亡譌作止
因失其旨矣
聖人之見時若步之與影不可離首時
樾謹按見當作舅舅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譌爲見
史記趙世家踰年歷歲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則其
例也又按聖字疑衍文呂氏之意泛言人之得時若
步與影之不可離非專言聖人也涉下文聖人之所
貴唯時而誤衍聖字

民之讐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雖有厚賞嚴
罰弗能禁義賞

樾謹按性字衍文也上文云民之安之若性此云民
之讐之若戎夷胡貉巴越之民雖句法參差而意本
相準因涉上文而衍性字則戎夷胡貉巴越之民八
字贅矣

賞重則民移之

樾謹按高注曰移猶歸此未得移字之義禮記郊特
牲篇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鄭注曰移之言
羨也是移有羨義賞重則民移之言賞重則民欣羨

之也玉篇遂移也移之爲羨猶遂之爲移矣

各一則不設長攻

樾謹按廣雅釋詁設合也尚書盤庚中篇各設中于
乃心隸釋載漢石經設作翕爾雅釋詁翕合也是設
與翕文異義同各一則不設者言各一則不合也高
注以爲不設攻戰則增出攻戰字矣

遇時雨天地也

樾謹按地字衍文遇時雨天也與上文遇湯武天也
遇桀紂天也一律正呂氏引喻之旨也地與也形相
似因譌致衍耳

人有爲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備不生遇合

樾謹按高注曰不必生謂終死此解大誤不必生者謂不必生子也古者婦人無子則出蓋恐其以無子見出故令外藏衣器以備之而不知其適以盜竊見出也高注大非其旨矣淮南子氾論篇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大旨與此畧同

故嫫母執乎黃帝

樾謹按高注曰黃帝說之然執無說義此注非也詩執競篇釋文引韓詩曰執服也執乎黃帝者服乎黃帝也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婦服也以禮屈服也後漢書皇后紀注曰婦服也明其服事於人也皆可以解此文執字之義下文黃帝曰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方見黃帝說之之意若此文但言嫫母服事黃帝未以黃帝言也

客有進狀有惡其名言有惡狀

樾謹按客下涉下文而衍有字其下涉上文楚王怪其名句而衍名字句末狀字亦涉上文而衍呂氏原文本云客進狀有惡其言有惡兩有字均讀

爲又狀又惡其言又惡卽下文所謂惡足以駭人言
足以喪國也因多衍字遂不可讀
一上一下以禾爲量必已
樾謹按以禾爲量殊爲無證高氏引淮南繆稱篇禾
三變之文以釋之亦曲說也禾當作和莊子山木篇
一上一下以和爲量是其明證禾卽和之壞字
不衣芮溫
樾謹按高注曰芮絮也不解溫字殆卽以本字讀之
非也溫讀爲縕禮記玉藻篇縕爲袍鄭注曰縕謂今
纊及舊絮也是芮縕義同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馬何得不食子之
禾
樾謹按吾不二字衍文也子不耕於東海耕於西海
也此也字讀爲邪古字通用言東海西海非皆子所
耕邪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禾乎淮南子人閒篇作子
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其
義更明後人不達古書語意臆加吾不二字使與上
句相對而文義不可通矣
紛紛分分 慎大覽
樾謹按高注曰紛紛殽亂也分分恐恨也然則分分

當作忩忩老子五十六章解其分王弼注曰除爭原也顧歡本分作忩卽其例矣

若告我曠夏盡如詩

樾謹按上文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是有韵之詞卽所謂詩也湯誓所稱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亦是韵語蓋當時民俗歌謠有此言故湯以爲盡如詩也高注訓詩爲志於義轉迂

親鄰如夏

樾謹按高注曰鄰讀如衣今兗州人謂殷氏皆曰衣言桀民親殷如夏氏也高氏此注未得呂氏之意蓋由正文錯誤耳呂氏本文當作親夏如鄰言湯之親夏民無異於鄰民也故下文卽繼之曰此之謂至公簡選篇曰親殷如周視人如己彼言親殷如周可知此當言親夏如鄰矣其文誤到因失其義耳

靖箕子之宮

樾謹按靖讀爲旌旌箕子之宮與下句表商容之閭一律靖從青聲青從生聲旌亦從生聲故旌字段靖爲之介立篇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列子說符篇文亦同而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列子作爰精目然則旌爲靖猶旌爲精矣高注曰清淨其宮以異之非是

士過者趨車過者下

樾謹按士過者趨當作徒過者趨徒與車相對成義晏子春秋諫篇曰載過者馳步過者趨文義正與此同徒字或作走闕壞而止存土字因誤爲土耳

將斬岸堙谿以迎鑵權勸

樾謹按斬當爲鑿說文金部鑿小鑿也字亦作斬文選海賦巃嵸而斬鑿注曰鑿與斬古字通是鑿有鑿義言岸之高者則鑿鑿之也若作斬岸則無義矣

弗聽有頃諫之

樾謹按頃字衍文也弗聽有諫之有當讀爲又言又諫之也後人不知有爲又之段字故妄加頃字耳

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

樾謹按戰國燕策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然則所謂五國者秦楚三晉也高注謂燕奉韓魏趙大誤燕是本國不當更數燕策又曰昌國君樂毅爲燕昭王合五國之兵其語更明可知五國之不數燕矣

愈愈乎其心之堅固也下賢

樾謹按高氏訓愈愈爲明貌然於下堅固義不相應殆非也愈愈當作勿勿禮記禮器篇祭義篇鄭注竝

曰勿勿猶勉勉也大戴記曾子立事篇盧注同勉勉之義與堅固相應今誤作悤悤者因俗書悤字作忽或省作勿與勿字相似因而致誤耳

迷乎其志氣之違也

樾謹按迷當讀爲瀰古字通用左傳瀰子瑕大戴禮保傅篇作迷子瑕周官眡祲七曰瀰鄭注曰故書瀰作迷竝其證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以肥之得備瀰甥也杜注曰瀰違也文選西京賦瀰望廣漠薛綜注同瀰乎其志氣之違義正相應若作迷則不可通矣

堪士不可以驕恣屈也 報更

樾謹按高氏讀堪爲湛故曰堪樂也然非呂氏意也堪之言克也字通作戡爾雅釋詁戡克也釋言克能也然則堪士猶能士也士之有能者必不爲驕恣屈故曰不可以驕恣屈也

其實人則甚不安之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 順說

樾謹按則字衍文也人字乃又字之誤其實又甚不安與上文其名又甚不榮相對之字屬下句之二者猶言此二者與莊子之二蟲文法相同先識篇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慎勢篇曰之二臣者甚相憎也皆可爲證

時不可必成其人事則不廣不廣

樾謹按廣讀爲曠古廣曠字通荀子王霸篇人主胡不廣焉解蔽篇則廣焉能弃之矣楊注竝曰廣讀爲曠列子湯問篇不思高林廣澤釋文曰廣一本作曠竝其證也無義篇曰以義動則無曠事矣高注曰曠廢也此文廣字誼與彼同言時不可必成而人事則不可廢也下文曰若是而猶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則盡之矣正見人事不曠之意此篇卽以不廣名篇益欲人以人事自盡毋自曠廢也高氏不知廣之爲曠而釋之曰廣博也則此二句之義不可通而於名篇之意亦失之矣

公子糾外物則固難必雖然管子之慮近之矣

樾謹按公子糾三字涉上文而衍高注曰糾在外不可謂必得主故曰固難必則其所據本已衍

朝要甲子之期而糾爲禽貴因

樾謹按此當作要期甲子之朝而糾爲禽高注曰與諸侯要期以甲子之日可證正文之本爲要期也朝期二字形相似又涉下文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而誤耳其下文曰武王與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亦以要期二字連文

孔子道彌子瑕見釐夫人
畢氏引梁仲子曰淮南泰族訓云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語義正合此文似有脫誤
樾謹按梁氏誤以道字爲行道之道故疑有脫誤其實非也道者由也道彌子瑕見釐夫人者由彌子瑕見釐夫人也晏子春秋諫上篇曰楚巫微導齋款以見景公文法正與此同道導古通用
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察今
樾謹按高注曰虧毀也然如高注則但當曰其時先王之法虧矣不得曰其時已與也虧當爲詭聲之誤耳左傳齊公子無虧史記齊世家作無詭漢書古今人表亦作無詭是其證也詭之言異也文選西京賦豈不詭哉海賦詭色殊音注並曰詭異也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詭矣猶曰其時已與先王之法異矣故其下曰世易時移變法宜矣蓋先王之法所以不可行者非法之毀乃時之異也注以本字釋之未得其旨而佞進今之世當之矣
樾謹按而佞進三字衍文也謹聽篇無當據刪
若是而擊可大彊 悔過

樾謹按注云一作若是而弗擊不可大彊此蓋校者之詞誤入注文然作若是而弗擊不可較今本爲勝當從之惟大彊二字義不可通今按若是而弗擊不可先軫之言已止於此大彊二字屬下句當作大臣彊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彊請與不得已正相應上文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臣請擊之若此文猶言臣請擊之則詞復矣今本卽涉上文而誤

都鄙有服樂成

樾謹按說文又部叚治也從又從叚叚事之制也然則服事之服字本作叚今經典皆作服而叚字廢矣叚爲事之制故服亦爲制都鄙有服者都鄙有制也襄三年左傳杜注曰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則誤以爲車服之服此篇高注曰服法服也然都鄙有法服義不可通疑高氏原文曰服法也蓋服爲制故亦爲法淺人不知其義妄加服字耳

故聽無事治之立也人主賢也

樾謹按聽無事治謂聽愚民之言必無事治也上文曰使鄭簡公喜哀當民之誹訾也而因遂弗用則國必無功矣子產孔子必無能矣卽其義也故又曰事治

之立也人主賢也高注殊未明了

孔子見之以細觀化遠也 察微

樾謹按以細觀化遠也甚爲無義高注曰見其始知其終故曰觀化遠也亦曲說耳觀下蓋脫大以近觀四字化字當在遠字之下而化上又脫通於二字本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通於化也何以明之淮南子齊俗篇載此事曰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故知此文當作以細觀大以近觀遠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曰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此文有化字故知當作通於化也與淮南子字異而句法同

郈氏介其雞季氏爲之金距

樾謹按此當從左傳作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蓋爲金距更甚於介其雞故季氏不勝而怒也

因歸郈氏之宮而益其宅

樾謹按歸讀爲壞禮記緇衣篇私惠不歸德鄭注曰歸或爲懷古懷壞同聲字亦通用襄十四年左傳王室之不壞服虔本壞作懷是其證也歸可爲懷故亦可爲壞矣

以魯恐不勝一季氏況於三季同惡

樾謹按高氏於同惡下出注云同惡昭公殆失其讀

也此當於三季絕句言一季氏猶恐不勝況於三季乎同惡二字屬下固相助爲句同惡固相助言同惡之人固相輔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卽其義也惡如字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去宥

樾謹按高注曰少主惠王也此說非是據下文云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與智皆衰邪然則惠王是時已老矣非少主也蓋因惠王年老有漢景帝疑周亞夫非少主臣之意故唐姑果以此言譖謝子耳

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以爲臣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正名

樾謹按上文云雖見侮而不鬬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爲士一矣然則此文失其所以爲士上無所承且於義亦不應有疑呂氏原文本云未失其所以爲士一而王不以爲臣則嚮之所謂士者乃士乎今衍十二字遂不可讀

樾謹按潛王二字衍文也齊周室之孟侯也乃推始封之齊而言若潛王時周室衰微僭於列國久無此

稱矣下文曰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嘗以此霸矣皆
承齊字而言若此句是齊潛王則下二句便不可通
高氏作注時已衍潛王二字故有山頭井底之譏其
實非也

分地則速無所匿遲也審分覽

樾謹按遲字衍文也上云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
此云分地則速無所匿也其文甚明因涉上文而衍
遲字義不可通高氏曲爲之說非是

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

樾謹按奪當作奮形似致誤也奮猶矜也說見前本
味篇奮其智能謂矜其智能今誤作奪義不可通
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悗

樾謹按舊校云過一作遇悗

愚古通用詩巧言篇遇犬獲之釋文曰遇此當以作遇者爲是過與
莊子則陽篇匿爲物而愚不識釋文曰愚本作遇竝
其證也愚字與上句智字正相對玉篇悗惑也然則
遇悗猶愚惑也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悗與下文譽以
高賢而充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
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罷怯諸句一律下兩
字與上兩字義皆相反因借遇爲愚又誤遇爲過而

其義始晦矣

莫人不能全乃備能也

樾謹按莫人當爲眞人字之誤也隸書眞字作眞莫字作莫二形相似故往往致誤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甘泉鼂侯莫摇漢表莫摇作眞粘新序雜事篇黃帝學乎大眞路史疏仡紀曰大眞或作大莫竝其證也眞人不能全乃備能也蓋卽堯舜不偏物之意高注不知莫字之誤曲爲之說大謬

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君守

樾謹按曰乃昇字之誤昇字闕壞止存上半之日因誤爲曰矣下文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高注曰說與昇天同則其所據本正作故昇天無形

故善爲君者無識

樾謹按無識當爲無職周官職方氏脩華嶽碑作識方氏是職與識古通用善爲君者無職其次無事無職與無事義相近若作無識失其義矣下文云人主好以已爲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爲矣然則善爲君者無職正以此也高氏不知識之當爲職乃曰物不可悉識此曲說也勿躬篇曰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則幽詭愚險之言無不職矣無不職者無

不識也此借識爲職彼借職爲識正可互證
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
樾謹按心字衍文思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一
律注云思慮勞精神而亂於心故自傷也正以自傷
二字連文可知本無心字因涉注文亂於心句而誤
衍耳差讀爲瑳淮南子原道篇曰偶差智故曲巧譎
詐此云智差卽彼云偶瞎智故也故與思慮相對注
曰差過也用智過差極其情欲以自沿亡未得其義
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
樾謹按此當作奮能自殃也有處自狂也與上句思

慮自傷也智差自亡也兩句正一律也字泰刻石文
作弋其字古鐘鼎文或止作廾兩形微似因而致誤
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 任數
樾謹按孔子佯爲不見之七字當在上文選閒食熟
之上呂氏本文蓋云孔子望見顏回攫其甑中而食
之孔子佯爲不見之選閒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
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今到其文則義不
可通李善注文選君子行因并刪此七字矣
故善爲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勿躬
樾謹按矜字義不可通疑務字之誤

不好淫學流說匀度

樾謹按流說卽游說也流游義得相通漢書項籍傳必居上游注曰游卽流也韋元成傳德盛而游廣注曰游亦流也匡謬正俗曰斿者旌旗之斿訓與旒同然則從斿從充之字本得通用荀子勸學篇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流魚卽游魚也游說之爲流說猶游魚之爲流魚矣

蒙厚純樸以事其上

樾謹按蒙與厚司義詩長發篇爲下國駿厖毛傳曰厖厚也荀子榮辱篇引作爲下國駿蒙楊注曰蒙讀爲厖厚也此云蒙厚純樸以事其上蒙亦當讀爲厖厚爲一義純樸爲一義

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知度

樾謹按舊校云實一作寶與淮南主術篇合當從之高注曰以不知爲貴因循長養不戾自然之性故以不可柰何爲實也寶亦寶字之誤惟正文但言柰何而注文增出不可恐非其旨柰何卽如何也昭十二年公羊傳注曰如猶柰也是柰與如同義既以不知爲道則遇事必曰如何如何故以如何爲寶也孔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可證

此義下文堯曰若何而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陽奇怪之屬引三聖人言皆有若何二字若何卽柰何也以柰何爲寶之義呂氏自申明之如此足見高注之非

德淸俞樾

呂氏春秋三

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審應

樾謹按上文云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然則此文亦當云待其功而後知其聖也是市人之知舜也聖舜二字傳寫互易

王射之重言

樾謹按高注曰使王射不動不鳴何意也是以王射之三字爲成公賈之言殆非也此三字當連下曰字

爲句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皆王射之言若如高注則曰字上又當有王字矣

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禪緇也以禪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注辭

樾謹按紡與禪對紡猶複也紡字從方方之本義爲兩舟相竝其字亦或作舫衣之複者謂之紡猶舟之竝者謂之舫矣故計其禪與紡而因以爲得耳

罪不善善者故爲不畏

樾謹按此本作罪不善善者故爲畏故讀爲胡墨子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一本故作胡下文曰胡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是上文故字乃胡之段字管子侈靡篇公將有行故不送公亦以故爲胡竝其證也故爲畏即胡爲畏言所罪者止是不善者則善者胡爲畏也後人不知故與胡通而疑故爲畏三字文不成義遂臆加不字失其旨矣楊倞注荀子解蔽篇引論衡正作善者胡爲畏

以示諸民人

樾謹按舊校云民人一作良人當從之良人見序意

篇蓋當時有此名目高彼注曰君子也非是說見前
豎子操蕉火而鉅不屈
樾謹按蕉當作焦求人篇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是其
證也字亦作燋舉難篇燋火甚盛蓋燋焦聲近通用
莊子逍遥遊篇日月出矣而燋火不息釋文曰燋本
作燋儀禮士喪禮楚焞置于燋注曰燋炬也所以然
火者也禮記少儀篇執燭抱燋注曰未熸曰燋是其
字本作燋說文火部燋所以然持火也求人篇作焦
者從省此篇作蕉則段字耳
寡人甯以臧爲司徒無用卬應言

樾謹按高注曰臧亦魏臣此恐不然若臧實有其人
則魏王已有爲司徒之人矣何以下文又曰願大王
之更以他人詔之也乎此臧乃臧獲之臧方言曰荆
淮海岱雜齊之間罵奴曰臧是也甯以臧爲司徒無
用卬乃極言卬之不可用故下文起賈謂孟卬曰公
甚賤於公之主也蓋視之不如臧獲賤之至矣若臧
亦嬖臣則何賤之有乎
以絳窮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善牛也卬雖不肖獨
不如牛乎
樾謹按此當作令牛負書與秦高注曰言王使負牛

持絳侯安邑之書致之於秦秦猶善牛亦當作使牛
負持正文注文牛字竝當在負字之上盖言王以地
與秦則雖使一牛負持其書以往秦猶將善視此牛
也故曰卬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今牛負字到義不可
通畢氏沅曰負牛當亦是魏臣在孟卬之下誤矣
令二輕臣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
樾謹按令二兩字義不可通疑今王兩字之誤言王
令三將軍爲臣先曰視卬如身是重臣也今王輕臣
也令臣責卬雖賢固能乎因涉上下文竝有令字故
誤今爲令因又誤王爲二耳高注曰二疑也臣見疑

則不重矣此注亦有誤高注本云輕疑也臣見疑則
不重矣盖高氏以疑訓輕又以其義未足故加下句
以申明之今作二疑也乃後人以既誤之正文改不
誤之注文耳又高氏於令臣責下注曰令秦責臣此
注亦誤當云令臣責秦言王既輕臣臣卬後秦復有隙
臣不能復責之也今到其文曰令秦責臣則失其義
矣古書錯誤所在多有學者宜悉心考正之
又況於弱魏王之令乎
樾謹按乎字衍文又況於弱四字爲句當連上文讀
之曰魏雖強猶不能責無責又況於弱魏王之令四

字屬下文讀當云魏王之令孟卬爲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今衍乎字遂失其讀并失其義

中非獨弦也而弦爲弓中之具也其備

樾謹按弓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無弦則必不能中故弦爲中之具今衍弓字則文不成義矣

吾子胡不位之離俗覽

樾謹按之字衍文也高注曰何不位天子之位也則所據本正作胡不位

卻而自殺

樾謹按殺當爲劾一切經音義引字略曰斷首曰劾又曰劾古文劾同苟子彊國篇是猶欲壽而劾頭也楊倞注曰劾當爲劾劾益古無劾字古人每借劾爲劾此又作殺者殺即劾之或作體也高義篇殺頭乎王赴殺亦當爲劾

贍乎四海上德

樾謹按高注曰贍之也之乃足字之誤古書每以贍爲贍足之贍漢書食貨志司馬遷傳東方朔傳趙充國傳師古注並曰贍古贍字是其證也畢校本謂贍贍義同疑是安也之誤非是

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用民

樾謹按次官二字義不可通疑當作大官葢大誤作
欠因誤作次矣貴公篇曰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
欲小察可以爲證
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則上文從
而罪之適威
樾謹按畢校云則以爲繼矣以爲繼知當作則難以
爲繼矣難以爲繼脫兩難字下知字衍今按畢謂下
知字衍是也謂脫兩難字非也爲當讀作僞古字通
用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僞繼矣以僞繼則上文
從而罪之文義甚明莊子則陽篇亦有此文大畧相

同正作民知力竭則以僞繼之可證明此文之義
子陽極也好嚴有過而折弓者恐必死遂應獵狗而弒
子陽極也
樾謹按子陽好嚴四字爲句中間不得有極也二字
葢涉下句而衍
冬之德寒不信其地不剛地不剛則凍閉不開貴信
樾謹按冬之德寒則凍閉不開固其所也何以反是
不信之故此說殊不可通孟冬紀曰孟冬行春令則
凍閉不密疑此文開字亦密字之誤高注曰不開氣
不通也其所據本已誤矣

管仲可謂能因物矣以辱爲榮以窮爲通雖失乎前可謂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樾謹按物固不可全也六字與上文不屬疑此篇之文止於可謂後得之矣言管仲失乎前而得乎後其意已足物固不可全也乃下舉難篇之起句當云物固不可全也以全舉人固難物之精也人傷堯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號禹以貪位之意湯武以放弒之謀五伯以侵奪之事由此觀之物豈可全哉物豈可全正與物不可全相應傳寫者誤繫於上篇之尾耳

故君子責人則以人舉難

樾謹按下人字當讀作仁責人則以仁與下文自責則以義正相對

疏賤者知親習者不知理無自然自然而斷相過

樾謹按理無自然下奪理無二字益言疏賤者知而親習者不知此理之所無由然也理之所無由然而以之斷其孰爲相則過矣今奪二字文義未足

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 告君覽

樾謹按章字衍文物當爲勿尚書立政篇時則勿有閉之論衡譴告篇作時則物有閒之莊子天道篇中

心物愷釋文曰物本亦作勿是古字本通也君道何如利而勿利言君人之道宜何如乎務在利民而勿以自利而已貴公篇曰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此可爲證下文曰德衰世亂然後天子利天下國君利國官長利官此國之所以遞興遞廢也亂難之所以時作也然則君道以利而勿利爲貴正呂氏此篇之旨矣

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不然

樾謹按下然字衍文不讀爲否則然則否相對爲文後人不知不爲否之假字故又加然字耳戰國策正作子智則否

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長利

樾謹按太公望下不當有封字涉下文太公望封於營丘而誤衍耳

子嘗見雨蛟繞船能雨疑而字之誤本在能字之上其文曰子嘗見雨蛟繞船而能活者乎雨而形似又涉上文兩蛟字而誤後人因移之能字之下耳

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知分

樾謹按高注曰惟宜也義不可通呂氏原文當作子

推之矣晏子春秋雜上篇曰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呂氏此文蓋卽本晏子春秋而省其詞子推之矣卽所謂直兵推之晏子謂持直兵者曰子推之矣正見其勇於死義若謂崔子曰子惟之矣轉失當時語氣矣推與惟形似因而致誤耳

四上之志

樾謹按高注曰四上謂君也卿大夫士與君爲四四者之中君處其上故曰四上之志其說四上義甚迂迴且下文所言亦非君之志也四上疑當作匹士皆字之誤耳禮記禮器篇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此匹士二字之證下文云爲之天下弗能禁矣釋之天下弗能使矣又云生不足以使之則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則害曷足以禁之矣正所謂匹夫不可奪志者然則四上爲匹士之誤無疑也

寡人與仲父爲樂將幾之 達鬱

樾謹按幾與旣通周易歸妹六五中孚六四月幾望釋文並曰荀本幾作旣旣之言終也將旣之者將終之也畢氏疑是幾何非是

比獸之角能以爲城舉其尾能以爲旌 行論

樾謹按兩能字皆當讀爲而

莫敢諫若非弗欲也驕恣

樾謹按此當作莫敢諫者非弗欲也言羣臣莫敢諫者非弗欲進言之道耳故下文曰春居之所以欲之與人同其所以入之與人異今本者作若以形似致誤耳

其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開春

樾謹按以爲二字衍文也而海內皆來稽矣與上文而鳳皇聖人皆來至矣文法一律稽之言同也詩元鳥篇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

堯典亦曰稽同也是稽有同義故韓子主道篇曰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禮記儒行篇古人與稽鄭注曰稽猶合也合亦同也海內皆來稽言海內皆來同也因衍以爲二字高注乃曰皆以來附爲稽遲失之矣

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天故使欒水見之

樾謹按天字誤戰國魏策論衡死僞篇竝作夫當從之夫字屬上句讀

弊生事精察賢

樾謹按說苑政理篇作弊性事情當從之爾雅釋詁事勤也勤勞也然則事亦猶勞也言弊其性勞其情

也生與性精與情古字竝通

十人者其言不義也期賢

樾謹按其言當作言其十人者言其不義也謂言伐衛之不義其卽指伐衛之事而言

民相連而從之 審爲

樾謹按高注曰連結也民相與結樓隨之此說連字未得其義連當讀爲輦周官鄉師注曰故書輦作連鄭司農曰連讀爲輦又巾車職曰連車組輓釋文曰連本亦作輦古通用管子海王篇行服連軺輦者亦段連爲輦是其證相連而從之者言相輦而從之也人挽車爲輦莊十二年左傳以乘車輦其母又襄十年傳輦重如役皆是莊子讓王篇亦載此事司馬彪曰連讀曰輦得之矣

與諸侯約爲高祿禱於王路 疑衍

樾謹按禱字不可通當讀爲壽說文土部壽保也連言之則曰保壽九章算術今有方堡壽是也堡壽卽保壽之異文此作祿禱者或古文段借或聲近而誤也王路者大路也廣雅釋詁王大也如大父母稱王父母鮪大者謂之王鮪皆其例也爲高祿禱於王路猶云爲高堡壽於大路御覽引此文祿作堡蓋易以

今字無下四字則由不達而臆刪之

不可知則知無安君無樂親矣 壹行

樾謹按下知字衍文不可知則無安君無樂親矣不當於則下更出知字上文曰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是其例也

威利敵而憂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無敵而以行不知者亡

樾謹按威利敵當作威利無敵上云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敵故以禁則必止以勸則必為此承上文而言不當云威利敵也蓋同是威利無敵而王與亡異

則以所行者有可知有不可知耳今奪無字義不可通又按以行不知者亡當作以行不可知者亡可不可知相對為文下云小弱而不可知則強大疑之即承此而言本篇不可知之文凡七見無作不知者主義可知故也則期為必矣

樾謹按故也二字涉上文易知故也而衍此言主之義苟可知則必為人所期會矣不當有故也二字

故賢者所惡於物無惡於無處

樾謹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曰處之為居為止常訓也而又為審度為辨察書傳具有其義所引證凡七

事王說是也此文云無惡於無處者謂無惡於無辨也篇首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卽其義也高注未得其旨

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 求人

樾謹按高注曰今正北極之國也畢云注首今正與正文人正不知孰是今按皆誤字也當作令正淮南子時則篇作北至令正之谷是也又按夏海當作夏晦故高注曰夏海大冥也淮南子正作夏晦高注曰夏大也晦冥也與此正同海字雖亦有晦義然使正文是海字則高氏以夏海爲地名足矣何必定訓爲大冥乎

未死而言死不論以雖知之與勿知同 知化

樾謹按論當作諭字之誤也言未死而言死則人不諭也不諭謂不知也以雖知之與勿知同以讀爲已已者已然也一字爲句言已然之後雖知之與勿知同矣篇末曰夫患未至則不可告也患既至雖知之無及矣故夫差之知慙於予胥也不若勿知正其義也高注未明

肉圓爲格 過理

樾謹按高注曰格以銅爲之布火其下以人置土人

爛墮火而死笑之以爲樂畢氏沅曰炮格各書俱訛作炰烙得此可以正之今按畢說本段氏玉裁詢足訂向來傳寫之誤惟炮格似有二義荀子議兵篇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格刑此則淫刑以逞之事如高氏所說是也韓非子喻老篇云紂爲肉圃設炮格登糟丘臨酒池則似爲飲食奢侈之事蓋取肉置格上炮而食之也此云肉圃爲格可知格卽在肉圃中其爲飲食事無疑矣高注非是說詳韓非子

雕柱而桔諸侯

檮謹按此卽後世鞦韆之戲所自始高注曰雕畫高柱施桔槔於其端舉諸侯而上下之所說正得其義益此與上文糟丘酒池肉圃爲格皆飲食遊戲之事玉篇草部鞦韆繩戲也

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而善無自至矣壅塞

檮謹按高氏解過無道聞曰其過成以無道遠聞此說迂曲且與下句不一律道之言由也從也過無道聞言過無由聞與善無自至義同當賞篇曰民無道知天民以四時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又曰人臣亦無道知主人臣以賞罰爵祿之所加知主慎小篇曰輕小物則上無道知下下無道知上凡言無道者

竝猶言無由也高注失之

此戴氏之所以絕也

樾謹按此卽上文齊滅宋之事戴氏爲宋公族孟子書有戴盈之戴不勝韓非子內儲說有戴驩爲宋太宰蓋皆戴公之後世執國柄時人習見戴氏爲宋公族遂相沿以宋爲戴氏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乃結上文齊攻宋事非別一事也高注未達此旨

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

畢校本曰道謂有道也以道爲有道則失之道

樾謹按畢以自爲衍字是也自字疑衍

者由也道不智聽智者由不智聽智也由不智聽智從非受是文義一律言說之所以得行者以人主能由不智而聽智從非而受是也從下衍自字者從與自同義疑一本作從一本作自而傳寫誤合之也畢以道字屬上句讀而釋爲有道失其旨矣

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不苟

樾謹按子事非子之事言子所事者非子之事也下文今子爲非子之事是其證矣畢氏疑上子字爲衍文非是

鍾況然有音自知

檛謹按況讀爲鍠說文金部鍠鐘聲也此作況者古
、字通用尚書秦誓篇我皇多有之公羊傳作而況乎
我多有之況之爲鍠猶況之爲皇矣
故復右主然之罪而賜菌改官大夫當賞
檛謹按高注曰復反也反其罪不復罪也若然獻公
於右主然僅不治其罪而於菌改則賜之官大夫之
爵未見其能用賞罰也下文云凡賞非以愛之也罰
非以惡之也用觀歸也所歸善雖惡之賞所歸不善
雖愛之罰是獻公必賞右主然而罰菌改於下文之
義方合疑右主然菌改傳寫互易呂氏原文本作故

復菌改之罪而賜右主然官大夫復之言報也見周
官宰夫職注復菌改之罪卽報囚改之罪說文垔部
報當罪人也卽此文復字之義也後人見上文皆先
言右主然後言菌改遂互易之以順上文之序然正
文言復而注文言不復其義正相反足知非呂氏之
旨矣且下云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夫守塞者卽助
右主然守塞之人也故承賜右主然句而言若如今
本作菌改則菌改乃內獻公者何有守塞之人乎是
易更可見矣

養由基尹儒皆六藝之人也博志

樾謹按明李瀚本六藝作文藝畢刻從之謂與下篇
合其實非也養由基善射尹儒善御射與御皆六藝
之事則作六藝爲是下貴當篇曰故賢主之時見文
藝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務也文藝亦
當作六藝此承上善相人者而言亦藝術事也今作
文藝者字之誤耳反據此以改上篇謬矣

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 似順

樾謹按又有死三字衍文也賢良之臣蒙恥文義甚
明疑有死二字本在下文其文云今越人起師臣與
之戰戰而敗敗而有死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
國蓋戰而敗敗而有死即上文所謂戰請必敗敗請
必死也有讀爲又敗而又死此謂完子自死也完子
爲將而死則賢良莫敢不死其或不死亦必畏罪而
不敢入國矣所以主將先死之故若
無此句但曰戰而敗則賢良之死者固死矣其不死
者何不敢入之有未足以盡國中之賢良也有死二
字羼入上文因并敗而二字刪去之矣至有死即又
死又有二字不當疊用蓋讀者因此有字當讀作又
旁注又字因而致衍耳

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別類

樾謹按小方大方義不可通方疑犬字之誤因篆文相似而誤也犬馬義正一例高氏無注以犬字不煩更釋也若作小方大方則不容無注矣

高陽應將爲室家匠對曰未可也別類

樾謹按此當於家字絕句書梓材篇若作室家詩緜篇俾立室家皆以室家連文此云將爲室家亦猶是也高氏於室字絕句云家匠家臣也失之

德行尊理而羞用巧衛士容論

樾謹按衛當作竇乃叚借字或壞字也哀二十四年左傳是竇言也正義引服虔曰竇僞不信也然則巧竇猶云巧僞高注謂羞以巧媚自榮衛非是

竈突決上棟焚務大

樾謹按此本作上焚棟傳寫誤倒諭大篇作竈突決則火上焚棟是其證

民農則其產復則重徙上農

樾謹按兩復字並當作後字之誤也後與厚古通用厚後也莊子列禦寇篇注曰靜而怯釋名釋言語曰厚後也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則其產厚故重徙矣御乃厚其身耳釋文曰元嘉本厚作後是其證也民農則其產厚也其產後言民農則其產厚故重徙矣御

覽兩後字並作厚正得其義但字仍當作後以仍古書段借之舊辯士篇曰必厚其勢又曰其勢而後之亦厚後通用之證

農不敢行賈不敢爲異事

樾謹按此當以農不敢行賈爲句言農恆爲農不敢爲商也行賈者商也僖三十二年左傳鄭商人弦高杜注曰商行賈也高氏以農不敢行爲句而釋之曰守其疆故失之矣不敢爲異事亦以農言若如高注以賈言則非所謂野禁也奪之以水事是謂籥喪以籥樂四鄰來虛

樾謹按籥字義不可通疑當作瀹莊子知北遊篇釋文瀹潰也瀹卽瀹之異文奪之以水事正與潰義相應蓋瀹變作瀹又省作蘥又誤作籥耳四鄰來虛當作四鄰來虐亦字之誤虐與瀹樂爲韵若作虛則失其韵矣

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 任地

樾謹按下文土處爲韵淫風爲韵堅均爲韵糠壤爲韵獨此二句無韵疑突乃突字之誤突與陰正爲韵高注曰窒容汙下也突理出豐高也是以窒爲突猶以下爲高然下文諸句並不從相反取義不必定如

高氏之說且諸句之意皆不甚可解而韵則塙有可憑突字之誤殆無疑也

人肥必以澤

樾謹按高注曰人肥則顏色潤澤此大誤也通篇皆言耕種事不當此句獨言人之顏色且此句與下文人耨必以旱正相對然則澤者雨澤也非謂顏色潤澤也肥疑耜字之誤上文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閒稼也以耜耨竝言則此文人耜必以澤人耨必以旱亦承上而以耜耨竝言可知矣耜謂耕也耨謂芸也耕宜雨耘宜旱也耜字從吕肥字從下篆文相似又涉上文地可使肥而誤耳

寒則雕熱則脩 薛士

樾謹按高注曰脩長也於義未得詩中谷有蓷篇曁其脩矣毛傳曰脩且乾也釋名釋飲食曰脩脩縮也乾燥而縮也熱則脩者言熱則乾縮也正與寒則雕同義

衡行必得縱行必術

樾謹按術讀爲遂春秋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左穀竝同公羊作遂禮記學記篇術有序鄭注曰術當

爲遂是術與遂古通用衡行必得縱行必遂言衡縱皆必順其性也

樹墝不欲專生而族居

檇謹按高注曰專獨也於誼未得專讀爲摶史記秦始皇紀摶心壹志索隱曰摶古專字周易繫辭傳其靜也專釋文曰專陸作摶昭二十一年左傳若琴瑟之專一釋文曰專本作摶是專與摶古同字而通用管子霸言篇不摶不聽見本篇夫摶國不在敦古尹注竝曰摶聚也又內業篇摶氣如神注曰摶謂結聚也然則不欲專生者不欲聚生也與族居同義若訓專爲獨則與族居義反矣下文曰墝而專居則多死益以專生族居義同故省文言專居者聚居也猶族居也如高注則不可通矣

穗鉅而芳奪畓時

檇謹按高注曰奪或作畬非也此當以作奪者爲是奪者脫之本字說文奞部奪手持隹失之也故引申之爲脫失字後人借作敓而本義晦矣後漢書李膺傳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漏奪卽今人言漏脫也此文芳字當讀爲房房者枱也山海經西山經員葉而白枱郭注曰今江東呼草木子房爲枱是也穗鉅

鉅而房奪言穗雖大而其房必脫落也因借芳爲房而後人又昧於奪之本義遂不得其解而誤以爲劣薉奮發致有作奮之本不可從也

搏米而薄糠

樾謹按搏之言圜也考工記梓人搏身而鴻臚人刺兵搏弓人紾而搏廉鄭注竝曰搏圜也楚辭橘頌篇圓果搏兮王注曰搏圜也楚人名圜爲搏然則搏米而薄糠與上文其粟圜而薄糠文義正同下文曰大菽則圜小菽則搏亦以圜搏竝言如此者不益

樾謹按益字無誼高注曰益息也亦不可曉益疑當作監方言曰監噎也秦晉或曰監又曰噎然則不監者言食之不噎也呂氏秦人故言秦耳舊校云益一作蒜蒜者蒜之誤也說文口部曰蒜籀文監字然則呂氏原文之作監固無疑矣

諸子平議卷二十四